

林說小
叢書譯
第五回編

倫理小說說

英孝子火子山報仇錄

卷上上海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3302B

小本小說

小倫理 萬里尋親記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冒險 金銀島	一冊一角	二冊三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白巾人	二冊二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車中毒針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七醫士案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寶石城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雙指印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指環黨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毒藥罇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警世小說 一束緣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小倫理 萬里尋親記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冒險 金銀島	一冊一角	二冊三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白頭少年	二冊二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 小說 蘆花餘孽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社會小說 老殘游記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社會小說 白頭少年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言情小說 媒孽奇談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滑稽小說 旅行述異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滑稽小說 化身奇談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小說 桑伯勒包探案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小說 多那文包探案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小說 圓室案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卷下

英國哈葛德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

同譯

第二十一章

少須聞音樂之聲大作。侍者齧至後隨畫師無數。侍者奉盛服至華侈。請余易衣竟。畫師進顏色塗余身狀類英國五色之徽章矣。至如眼耳鼻頰均塗以丹絳。心口之間至再量度。卽中心作大圈。余髮本散披肩上。乃并爲椎結。作大將武狀。髮以彩帛重裹。中植雞翹。始授衣裳。耳上着金環。脣及脰股均束以金釧。頸上金鎖。飾以至貴之寶石。環垂心口處。則懸巨玉色如水光。受月晶瑩射目。屑碎珊珊。貫以小繩。作紅鬚狀。懸余頰下。更用花繩周縛。吾身縛已。事始畢。四週相度似已完整。雙手授余。雙笛令分秉之。引余至神堂之上。國中親貴咸盛服待。余出堂中有暖閣稍高。余四妻咸侍左右。禮官引余登閣。旣登。四妻爭進。親額後。雜薦糕酒。盛以金案。余無心更進。

他物惟多飲酒令醉少須祭師數十人突至血液淋漓滿身衣似絳色然殺人過多已猩汚不能名狀頭髮均爲血膠雙手亦粘宿血至於目眶之內亦似清血下流羣祭師爭止暖閣之前中一祭師伸手向上言曰羣百姓可崇拜此不死之神道於是堂之上下咸羅拜曰吾輩敬禮神道祭師凡三呼百姓亦三伏三頌旣成禮祭師語余曰神當念我今日未能盡禮皇帝本自來顧已賓天神道當知奴輩日來大倡正與媿神之人宣戰至於皇帝亦殂於賊中神當知今日升遐必擴宏量勿念凡人失禮於大神尙望大神告之天帝爲吾輩排難解紛得佑吾輩長保其宗教無滅則當常殺人以祠神矣奴輩知吾神急欲上升穹昊亦無敢攀留神駕神當知蠕蠕者均神之子民神當降釐於彼俟大命旣盡爭來事神祭師言時衆皆哭獨倭土米夷然弗動祭師言已復令奏樂此時羣祭師環伺余旁四妻二前二後擁余出宮宮門已大闢余四矚覺所聞所見均印入腦際若永不忘者遠遠中見西班牙人與土人戰極烈去余纔數十步有時土人欲跨牆入竟爲槍彈所轟立蹶而未燬之屋脊及

祭臺之上。爭以飛槊飛箭。擲入宮中。此五百步外景象也。若在五百步以內。情景又變。余旁均老少男婦。爭欲面余手中。人人拈花如臨吉禮。至一見余大呼歡頌。幾於礎聲。都不之聞。忽有飛彈着人立死。始一愕。顧然猶作頌言。大神之來。吾迎之。大神之行。吾送之。余徐行向臺而鋪地。均花朵。直至臺階之下。宮門已墳咽不可入。余少止。忽見有武將自人叢中力擘而出。至前爲禮。余觀之。則瓜迭馬克也。微語余曰。吾脫身彈雨中來。與君別。相見未遠。幸自珍重。吾力已殫。卒不能脫汝於難。而吾身甚欲與君易位。然卒不可得。良友別矣。君兩次脫我於死。我乃不能脫君愧哉愧哉。余曰。王行矣。上天佑王。王眞吾良友也。言已。遂趣前至祭臺。吾妻中有一人抱余哭。哭已。行。然祭臺階級甚宛曲。前導之人極長慘默無聲似儀節。應爾臺螺旋而上。每至一處。必有吾妻一人。與余哭別。亦必禡余衣一重。或去其寶飾一事。然祭臺絕峻。近一旬鐘。始履平地。造臺上矣。此臺寬綽較余鄉迭青罕墳地爲博。臺上四無欄杆。臺上有貴質而與太時葛德廟神象一石琢。一木鐫。高逾尋丈。地上腥汚殆滿。宿血蓋。

數百年而廟前長明之火尙爆烈有聲殺人之俎挺然列神前尙陳列各種刑械及蛇皮大鼓此外一無所有其左卽臨西班牙屯兵之處土人尙數百踞臺放箭廟中所集均祭師專爲教宗行禮者臺下多殘燬之廬舍百姓數十萬或爲臨敵或爲送余團結不散此時去正午尙有二句鐘之久此二句鐘中尙須行禮祭師先引余至太時葛德廟廟神謂卽余身也神象以黑石鑄成飾以金寶一手執盾盾上張巨眼則寶石爲之祭司語余此神眼稽察天下善惡者神前供金盤餘血猶沁祭師握己髮磨擦此盤令淨淨盡捧盤請余呵氣余不答此時尙欲行禮聞臺下人聲如沸祭師急擁余出廟余知西班牙人怒土人登臺放箭故潰圍來攻此臺可太時自領勁兵數百尙有忒拉司葛蘭土兵從其後墨西哥兵數千背臺迎敵逾五分鐘仗接矣西班牙兵排槍一放卽突進一步馬足蹴石而滑乃下馬地鬪土兵漸退入第二戰線之內尙極力與抵臺上尙有縱矢之兵西班牙列陣而來格不遽進余心尙望西班牙能勝而登臺者余或不至於死倭土米曾告余非正午不行刑則余此時尙有

二句鐘之希冀。果西班牙勝者。余尙可生也。顧余旣出廟見倭土米公主方與祭師抗辯。曉曉不已。以戰聲方酣。余不能聞其作何語言。論甚烈。祭師似有駭愕狀。而復露得意之色。已而倭土米所爭似允。祭師點首不已。頃之倭土米至余前。余觀其顏色凜凜然。作就義之容。又柔婉似新婦之就新郎者。余曰。公主何由弗行。今茲弗行。西班牙兵已及臺下。死亂軍中矣。公主曰。吾視死如歸。何震之有。於是衆皆無聲。爭俯視臺下戰狀。土人鑿撲極烈。以彼恃有神道鑒臨。又百姓呼詈以助之。氣益勇。至以身自就西兵鋒刃。欲執而推之階級之下。往往見羣土人環抱一西人。狀如肉球。滾諸螺旋之階下。顧抵抗雖力。而西兵蜿蜒作蛇態。力趨上臺。隨寸隨尺。以死猛進。一句鐘中。已至臺之半身。萬聲呼喊。西班牙兵亦大呼其宗教之神。以張膽力。土兵則號聲如畜鳴。祭師戟指臨臺。念咒助陣。他無所聞。但聞槍聲隆隆。與臺上蛇皮鼓聲相應。和余見廟中半裸之祭師。援桴如雨點。而臺下萬目咸仰臺上面受陽光。弗恤。此時余立於祭臺之側。倭土米亦侍祭師傍余而立。祭臺之旁。立四桿。上張黑幔。

蔭此祭臺黑幔之中作圓孔緣以金環徑四週可六英寸陽光斜射於地爲時尙未交午而徐徐已近臺邊大祭師傳令羣手爭褫余衣余身全赤僅留腰圍之布而已余知死期已到不審何故膽力溢出凜然無所畏自念俄傾之間去此兇人遠矣迴顧與倭土米別然倭土米衣服亦褫亦僅留一腰圍亂髮四披其肩語余曰透而爾勿駭此臺爲我夫婦新婚之繡榻矣雖君不見憐而我願與君同盡我旣不能出君於阨法惟有二人同穴耳余欲報言而祭師已登余臺上此余第二次爲犧矣祭師

擒余時臺上人大呼言西班牙兵近最上層矣而爲時尙未正午祭師縛余急一面

迴首觀戰余與倭土米同臥臺上心中旣愕且戚念倭土米何爲輕死而就我旣而服其摯情臨難仍與余並惟其愛我乃至慘死意其心旣不能去我無甯以身爲殉然則天下知己無如倭土米卽麗榴亦將遙之不禁淚落如綫並臉上塗丹之色亦爲淚漬模糊矣此時回頭視倭土米而倭土米適亦迴首顧余二吻相距盈寸而已

余告倭土米曰公主吾至愛卿矣而倭土米胸際浮沈似爲至情所感兩頰大蘋言

曰。吾死暝矣。二吻相交，始行親愛禮。此一次蓋臨終之永決矣。不期夫婦定情竟在
祭師刀鋒之下。此亦極人世之大奇矣。倭土米復申言曰。吾死暝矣。設更十死者。此
一刻千金亦足相抵。然吾尤欲急死。防君俄頃之下。即易其愛念。以向汝同種之人。
惟君見我至情。始立奪其愛。吾死暝矣。余曰。公主勿爾。吾心將益碎。然公主雖如是。
言而吾心實不忘麗榴。復語之曰。公主忘其性命在我。固不能不愛。倭土米曰。吾命
何貴得君之愛。吾始貴耳。透而汝有何術。能使天家玉葉與君分此祭臺半石也。吾
覺此處新婚之榻較諸溫柔鄉裏香軟多矣。須臾卽赴極樂之鄉。誰能窘我者。

第二十二章

余曰。倭土米。吾死何時耶。倭土米曰。俟太陽之影入君胸際圓圈之內。則大命近矣。
余迴視陽光。去余胸僅六英寸。以時計。入圈時可十五分鐘。此時戰聲已近。余欲外
視作何狀。見西班牙兵已到臺邊。臺上土人仍以死力拒。余固見戰事矣。而殊未覩
此猛烈之狀。蓋土兵哮喊欲狂。能殺一西兵。雖以數命拚之。勿惜。然所持兵器多紅

銅與石。何能貫入西人鐵甲。唯有數人共抱一人。與同跌於下。於是皆數人攢擒一人同跌。而祭師中亦有助戰者。余見一高大之祭師。力抱一西班牙兵。同擲於臺下。然西兵已漸登臺。祭師勿令近臺。遂分調多人抗之於臺隅。而主客相搏。仍漸漸近於臺次。土兵所剩可二百餘。祭師猶力衛臺之四隅。時日影已漸近余胸口。未及一半。余覺心口爲日脚所炙。熱甚。自恨無約書。亞法力能令此赤日不移也。舊約日脚事見余臂二按。余足大祭師以兩手執刀下嚮。余閉目待甫及余心。即有祭師五人二按。余臂二按。余足大祭師以兩手執刀下嚮。余閉目待盡。天文生忽言曰。需之爾等不待太陽入神胸口正中安滑克當立滅神亦弗歟。祭師嚼齒作響。仰視日光。復盼來兵。狀甚哮怒。然太陽近余心口時。而西班牙亦至臺邊。第半圈尙未滿。大祭師復舉刀。余眼復閉。天文生又呼曰。勿動。時未至也。忽聞倭士米大呼曰。透而兵士趣救我。彼人方欲謀死良人也。西班牙兵忽大呼曰。夥伴趣救人。此狗尙在此謀人也。於是西班牙兵一擁直前。擊散土兵。以手執大祭師兩足。撲之臺下。土兵亦四散。西班牙兵刀光上下。殺人如麻。而太陽已到余心正中。天文生猶。

言趣殺此。人。祭師從臺下起大呼。舉刀立刺余胸。時陽光猛射。刀光趁之而下。余大震。忽陽光復閃。則西兵橫刀受日之光也。瞬息之間。此刀之半已埋入祭師胸口。祭師仍捧刀前撲。刀適中余及倭土米之中間。於是二人之臂均傷。夫婦之血遂相膠。附祭師旣撲。余夫婦身上血湧出。作牛喘。余似夢非夢。間聞天文生作歌。歌意謂大祭師死神道覆矣。大神不饗祭品。基督教十字架勝安滑克神道矣。歌聲未畢。蚩然一聲。亦似中刃而死。此時祭師之尸。伏吾夫婦身上。似有人提去之。而祭師體尙能動。旋仆於長明火中。焦灼以死。吾夫婦之縛。亦有人翻去之。余起坐祭臺四矚。聞西班牙人操西語。語其伴曰。此兩男女絕可憐。吾刃少遲者。則此二人胸次創口將圓裂如盃矣。然此女郎尙佳致。若以水滌之。殊亭亭可人。我將往求大帥賜我。余聞言似審其聲甚嘹喨。動聽下臺視之。則若望也。週身已着戎衣。入伍矣。彼殺我之祭師實爲若望所手刃者。幸彼未審爲余不爾。余心不爲祭師所得。亦將爲彼得矣。因不禁呼曰。此非若望耶。若望聞言。如中槍刃。駭然却步。因自拭其目。相余識爲余矣。因

曰。天乎。此非英國奸人湯麥司耶。吾胡乃趣救其命。余聞言知必死。乃飛奔。若望舉刃來追。余繞臺走。若望挺刃力追。余脣受繩麻木。幾爲所得。尋見一大將似可太時。以刃抵若望之劍。令勿追。因曰。沙西代汝亦殺人耶。彼人爲祭師所困。我來救之。汝胡爲殺彼。豈癟動耶。聽之行勿追。若望曰。彼非土人。英國諜者。乃弗聽軍令。仍前追。可太時復顧。若望曰。汝果癟矣。汝言二人皆英人。英人果如是耶。麾余夫婦曰。爾趣行。勿更爲人得刀鋒一揮。令余急奔。若望怒。仍欲前近。可太時曰。止。吾基督教人。爲救人來不爲殺人來也。令左右挾若望去。於是有西班牙兵數人。引若望臂。不聽前。若望大詈不止。猶狼牙之宓厲。余此時木木不知所爲。倭土米趣余曰。趣行勿濡。余問曰。念何地可以逃者。不如乞彼保護。倭土米曰。彼將以刀剝汝。此等人可共事耶。趣隨我來。於是倭土米先行。余隨下。西兵亦無沮。尙有人憐我作如此態。知爲祭臺中死囚也。忽有忒拉司葛蘭兵舉椎將擊我。西兵中一人以刃抵之。立仆於地。余既近臺級。迴視臺上。若望復挺刃來追。殆已關白大帥釋之矣。此時去余五十步已高。

舉其刃。余此時出大力前奔其捷。如風越臥尸無數。然臺上西兵力推積尸下臺。余幾爲所壓。皆倖免而若望追余亦不余及似患臺下土兵不敢以身冒險耳。此一日余瀕數險。均脫。尙不審尤有奇險。距吾前路也。余旣下臺。百姓方紛綸移臺下積尸。人多如海潮。余屬入其中。忽聞有巨聲如雷霆。余仰望見有絕大之神象。自空中盤旋而下。蓋太時葛德像爲西班牙兵所推而仆者。象下時適當吾上。自念前數刻取余心以祀此神。今則糜吾身爲神壓矣。西班牙兵居臺上。抵掌狂笑。余夫婦亦大奔。然象至臺。腰象跌反觸石基。象首翻而抵地。死人無數。余但聞地上反震聲。石象已入土數尺。石屑碎飛。如開花之彈漫空而舞。有一兩片直過余頂。神像遂碎爲數段。余身尙完好。方神象之下。地中陷一大穴。此後余不省其他。但力奔至宮中。倭土米以水滌余身上藻纘之飾。且裹吾傷。已臂則不之顧。包裹極固。然刃入臂甚深。余血潰出絕多。倭土米亦自裹其創。易白衣出餌飼余。並以衣相授。二人乃同食。旣飽。余少清醒。語之曰。此第二節作何擗擋者。脫祭師更來。吾命不仍盡耶。以余思之。不如

往款西師。倭土米曰。爾尙不憶彼揮刀之人耶。奈何尙欲近之。爾且告我。此仇家誰氏。余曰。吾不言母仇乎。卽爲其人。吾惟欲得其人。故渡海來索。倭土米曰。旣如是。尙欲投之。汝愚昧極矣。余曰。我畏祭師極。謂此外均樂土。故有是言。倭土米曰。生人祇得一次爲祭品。汝旣能脫。後此不更來矣。惟汝輩所信之神道。似較我國崇奉爲偉。今日臺上之局。似彼神以依服蓋我。故得出險。透而汝有何神令我至不自信吾國之神道。乃於萬無可生中。竟使西兵救汝。若爲我一身計。得死君旁足矣。惟愛君至深。故呼救於西人。吾惟得君見愛。一言自以爲速死。則君此言必不更食。今生矣。君必不踐其言。余曰。公主何爲見疑。吾言至死不悔。且公主旣顧自死。且生急智。用西兵相拯我。今日得生。舉一切身體髮膚。全屬之公主。公主若弗信者。吾當更述前言。曰。倭土米吾妻。吾愛汝至也。矧在祭臺之上。二人之血膠固不開。且已接吻。此卽百年之婚券。雖余自問爲生無幾。然一日得生。一日爲公主之夫。義不反顧矣。余此時盡棄其前約。由百死中爲摯愛之言。心中惟懷得天之佑。及倭土米舍死相救。此外

一無所着。卽麗榴之情。亦不復顧。余此時力隨倭土米。猶乳嬰之戀乳。舍乳百無所思。亦知一人之身。安可自背前約。惟深知人情。不甚相遠。更易一人處吾地者。行事亦必如是。矧吾在祭臺之上。已發誓言。又安可反汗。吾當日自分必死。言之以爲無害。今不幸而生。若再食言。則不義之聲。吾萬不甘冒。爲今日計。母論如何。拏此一身。付孟德淑馬女兒矣。此女出我百死之中。兼謙讓未遑。似不敢公然爲余家室。良可感也。公主聞言。後以手自理其髮。語余曰。透而此時之言似神氣。已經飛越所出。均不由衷。我乘君昏憫之中。刲人以愛。在吾亦不甘受神臺一語。吾亦知君本之真心。今日倅生得母。仍憶戒指上之誓言乎。卽君愛我。出之眞誠。然以我自維。必不能奪君舊愛於海外。雖然。卽有此情。我亦不懃。蓋吾心全已屬君。君心亦甚知我。當無中道之蠲。惟吾心旣已屬君。欲更令吾別屬他人。則是背明而趨暗。尤吾所不樂。爲君妾。何以聊生者。迨既見蠲。大海茫茫。乘槎遽逝。嗟夫。透而試爲我設想。其事將如何。

耶。設我今日不卽成婚。第爲朋友之愛。於事亦未有礙。顧不可視我爲游花浪蕊。隨愛憎爲溫冷。則非男子矣。須知吾之門閥爲孟德淑馬女兒在國中爲天潢貴胄。苟儕吾於此。則我萬萬弗甘。透而旣欲娶我。則當圖其偕老。吾明知此事爲君所難。不類神臺接吻及臂血相膠時矣。言次自視其臂創不已。復曰。透而待我。我今尋瓜迭馬克。若尙生者。當與之同來。今祭師皆亡。瓜迭馬克之權足以覆汝。汝無憂死。吾所言事至重要。汝須仔細沈思。勿孟浪作輕諾。若必欲往投西班牙。吾亦聽汝。然情慳自是斷矣。余曰。吾筋力皆罷逃將安往。今余亦清醒。曉事且大。仇在西班牙軍中。吾立志殺之。凡彼同伴之人。悉皆吾仇。凡與彼爲仇者。又盡屬吾之同志。公主聽之。我不逃也。公主曰。此言當矣。苟入彼軍。死不終日。以彼眼中。吾早洞悉其意嚮。今且少息。吾必以策全君。

第二十三章

倭土米旣去。繡幔亦下鉤。余睡於小榻之上。罷極。一臥卽入黑甜。凡一切言論。均在

模糊之中。久之方醒。時已夜中。牕外戰聲及火光熊熊。燦如白晝。有牕眼適當吾榻。余登榻攀牕外望。臂創未愈。頗覺痛楚。已從牕眼下矚。方知西班牙已據祭臺。仍縱火燒燬廬舍。且以兵刦土著。就火中見西班牙已收兵。而士兵數千。尙彎弓礮石尾其後。余視已復歸榻臥。心中自謀。身世究如何而可。且自念若拋撇倭土米降西班牙。則性命必懸之若望。然則贅於是間。從倭土米終老耶。此外尙有一法。僑居於此。仍不與倭土米成婚乎。然終竟爲忘恩而負約。第一娶倭土米。則終身淪於是間。無更見麗榴之日矣。在理還鄉之思。固屬絕望。而私念或有自由之日。仍能再履鄉園。尋吾故劍。脫一就倭土米。非遇其橫天定無飛越甯家之時。留則無以處麗榴去。仍無以對公主。吾生旣非過人之豪傑。又非善幻之神僊。別無自全之良法。思極惟有婉求倭土米。勿以人類齒我。則麗榴之約或不爲其所壞。吾今立意還鄉。不從倭土米作流寓之鬼也。疑惑中。兩不能定。復自念一生行事。已一無所成。今止能因勢利導。無他法矣。或人必謂我有意矯飾。爲此欺人之言。實則余出從患難之中。卽不自

述心緒筆之於書亦有誰議我者我今大書特書於此正所以揭我天良明我無他耳後此始僨知當時若不娶公主者在法亦立死吾之所以不死而仍娶公主者明公讀吾書尤當爲余原宥卽異日麗榴問我我亦有詞以對蓋我之行此非出本心明公讀吾書者多聰慧之人當知余之在墨西哥尙主之事正以若望明明在於西師之中余誓殺若望之心爲生平大事較諸傾心麗榴尤爲重要且勿論其他但論余今日著書敘述生平時而若望死久矣然思之猶復恨恨足知余之留贊墨西哥正欲假土人之力爲復此仇若當日投身西班牙早晨入伍晚來身命已殆吾又知吾逃後若望必廣布流言於軍中脫更入其軍雉經及槍斃之刑一一可以逆覩今余亦不加議論惟此時性命僅餘一髮故不能不舍議事而但就序事余方坐榻凝思時忽羅幔開處一人闌然秉炬而入卽瓜迭馬克蓋從戰場中來者火縱飛揚而戰事實已息頭上所戴羽毛均爲利刃屑短卽身上金甲亦纍纍着刀痕頸上受槍血尙流溢見余卽問訊曰透而無恙吾以爲今日與汝必不相見自度亦無生法固

知世界中事。有非人所料。兩人俱處必死之勢。何由仍自生存。今亦無暇他言。且曰。
君當赴堂對簿。余曰。往就誅乎。或仍赴祭臺耶。王曰。祭臺之行可以免矣。惟就他刑。
以死則吾亦不能豫料。汝此行可俄頃就刑亦可立登戚里。倭土米在元老及諸朝
貴前爲爾陳請。汝果有心。男子當必感激其深情。此等深心人實爲我生平所未見。
但我今日未能赴議。苟可相助。無不盡力。透而趣隨我行。蠟炬燼矣。且汝憂患之局。
嘗試已深。卽此行汝當無怖。余聞言遂從之行。至余嘗拜勅爲神道之香木堂。當日
人人羅拜。今日則爲階下囚矣。昨日余所據之暖閣中。貴人駢列。有數人金甲上帶
刀痕。如瓜迭馬克者。餘有常服者。尙有祭師一人在焉。面皆作鐵色。凜若秋霜。今日
之聚。本非爲戮我一人。此時視我直輕如毛髮。蓋羣聚此堂。正爲拒敵決策。余一入
堂時。仰見中坐一人。卽貴塔滑。見余卽曰。瓜迭馬克。此何人耶。豈卽封神道之透而。
彼今日非從祭臺中逃越耶。諸朝貴議之。將何以處此人。此人脫身俎上。於例合乎。
祭師曰。此焉言合例。然彼在祭臺見痕似神弗歆。今論殺。弗置之神臺。當以他刑盡

之貴塔滑曰諸公云何者老夫意此人終屬透而爲我大仇安可留此爲彼間諜我意不如殺之於是又有數人點首餘人皆默無言貴塔滑曰趣言之生殺一言決耳瓜迭馬克起諸座間曰以臣言之留此尙有他用臣與之稔其人殊有將才而且忠篤以臣一身曾累試之且此人全非透而特其母產自透而耳彼國之恨透而適與我同則此人亦透而之仇也且彼能精透而之風俗及戰法不如留爲參贊亦足以助行軍貴塔滑曰以彼助我猶以狼贊羊羣何以集事與其容留是人直領吾曹入諸透而之齒頰即使吾輩允之孰能爲彼作保證者瓜迭馬克曰臣以性命保此人貴塔滑曰姪兒汝命至貴乃保匪人凡白種人無一非妄者卽立誓亦可反汗老夫意不如殺之以釋疑團瓜迭馬克又言曰其人已與公主成禮且公主愛之至甚至與之同命臣意公主亦必力保其人上若宣公主者臣且促之來貴塔滑曰汝以爲可者卽趣倭土米至此第以女子鍾情率多眩惑倭土米能任其人不叛去耶且倭土米之嬪其人特宗教中之故事何云婚姻羣公之意如何時但有數人議左而座間

則盡以爲宜召公主。遂有一人出宣公主。公主至時。亦盛服。惟倦罷。不能振刷。嚮貴塔滑鞠躬。貴塔滑曰。今日宣公主至此。將刑透而耶。抑令之立誓附我耶。瓜迭馬克力保其人。云公主亦滋信之。碼耶。特女人之信男子。惟下嫁其人。始足取信於國。爾從宗教中儀節。固已事之矣。今能更遵國俗。誠嫁之耶。旣嫁之後。卽以公主性命爲透。而之保證。公主曰。若其人俯允者。我亦甘之。貴塔滑駭曰。以汝下嫁白狗。固已大張其人。奈何躬自貶損至是。汝須知身爲玉葉。皇帝之長公主。且將恃爾收歸倭土。米一邑人心。勿歸西班牙。爾之性命至重。乃降尊爲俘囚作保證耶。彼若少萌反念。雖爾亦莫復自保。彼究屬外人心不可知。汝須慎之。公主曰。知之。勿論爲白人。爲異族。我實愛。且信之。卽將來收合倭土米人心。尙須賴其人之助。惟其人意。若弗欲。甘死。如飴者。則須皇帝自加研問。取實。貴塔滑笑曰。此二事。一爲刑誅。一爲恩愛。我固不問。知其胸臆中作何語矣。究竟透而汝。且決之。余曰。外臣身困囚。俘之中。若公主見哀。臣固願娶。余此時身臨刀俎。遂不疑惑。慨然立允。因思貴塔滑之言。果洞悉人。

情者矣。余言時倭土米視余曰。今日之言非苟然也。爾須觸其前言。後此身悉屬我矣。余曰。願之。顧語時眼中如見麗榴就我哭別者。嗟夫。是言出口與麗榴前此立誓沈九淵矣。貴塔滑視余曰。我已聞汝言。爾喪家之白種爲公主賞拔登諸戚里。然老夫殊不能遽釋於懷。汝將來稍萌反側。則公主必置極典。顧汝異視他族。必不戚戚於心。余曰。願重誓臣於西班牙。大仇也。且大仇之中尤有一人爲不共戴天者。臣卽復仇之。故始涉海。至於上國。今日遇之神臺。猶欲刺臣以刃。臣今亦無語。若監國仍疑。弗釋。則請付之刀俎。臣在上國瀕死者數。今日自視。身命已輕。若鴻毛。貴塔滑曰。爾言殊有膽。羣公策之。或令其立誓。尙主耶。抑仍肆之市朝。果其人能如親王與公主之言。其才尙復可用。以彼知吾仇之風俗語言與兵法。儘足就彼。僨得敵人虛實。若其人攜貳及愚我。私奔敵軍。輸我之虛實。此事尤須羣公決之。時滿堂之人。計議非一。言殺言留。議論騰涌。久之弗決。貴塔滑曰。議論過多。殊難成事。今惟以舉手爲憑。信吾先言殺。則擬殺者先舉。吾續問留。則擬留者亦舉。以舉手衆寡定其去留。此

時議事者舍貴塔滑外。凡二十六人殺與留各得其半。貴塔滑曰爲議既平於何取。決今當待老夫決耳。余聞貴塔滑自決知已無倖。倭土米未及貴塔滑言時越次進曰阿叔臣女請叔肆赦冒進一辭國家如願用我收復倭土米一邑人心者當用臣女之言此邑爲先后湯沐因而賜臣則臣女實爲茲邑之長且先帝在日此邑屬之王室則臣女之命亦不能謂之微細卽阿叔輕我而臣女所部三萬衆彈指可令景從亦可令分散大祭師固知利害在祭臺請死時大祭師侃侃與臣女辨論不令就刑今吾叔及貴族定議必欲論殺其人臣女亦有何說惟女子從一之義則願與之同命至收合倭土米之衆令其反正則諸公請更擇能者公主語已合堂之人駭然偉其癡情之篤而貴塔滑忽大怒曰此女殊欠忠愛徇私而忘國無恥極矣爾父賣國生女亦萌外心大類賊父所爲爾之能出祭臺吾尤不能無疑非與虜通何爲得生今日國步艱難老夫名爲監國未有大權不爾汝死無所矣語至此氣哽不呻張老眼獰視倭土米倭土米氣仍凜凜以眼注地拱手於胸言曰情之所鍾究有何失

卽阿叔不然而我志已定我言已出請卽臨刑惟收復倭土米三萬之衆臣女死不奉詔貴塔滑不言以手撚鬚仰屋而怒此時大衆莫知意嚮所在咸嘿然無言已而貴塔滑曰事定矣我尙需汝透而我賜爾命嬪汝貴人予汝爵位若政事堂中聚議亦予汝坐次惟汝二人知之得權須知所用爾敢有幾微攜貳之心爾當耐死不卽殊汝也幸勿謂緩死者非刑吾若以刑械示汝汝心當立碎因曰透而汝誓之余聞言如夢初覺又得一回道死矣開眼時見倭土米向吾微笑而顏色極慘戚可憐時祭師下堂捧木盤上置石刃一令余袒其臂以刀剗臂令血出瀉盤中灑血數點於地口中誦呴嚙咒訣咒已回視貴塔滑如待號令貴塔滑獰笑曰取倭土米血滌此人面瓜迭馬克曰彼在祭臺已出臂血相膠附夫婦之愛已摯無容更剗今臣亦保證之人請以臂血代倭土米表誠切之心貴塔滑曰區區透而乃得此死友爾輩之情摯彼叨光多矣老夫可爾所言於是瓜迭馬克前祭師請剗臂瓜迭馬克曰毋須也吾頸際着彈血尙沁出用此可爾祭師乃解王頸裹創之布取血入深杯中以指

點血畫吾面似耶穌教中洗禮口中言曰神靈鑒觀明燭萬物吾今日奉大神之命以血爲汝署押又奉神命灑血地中灑血既言曰此血入地爾輩之舊染盡淪入地新爲安滑克人矣復言曰吾奉大神之命并爾夫婦之血爲一器因以杯加盤令二血合復以指點血入余口又口宣神命曰爾若立誓可從吾所命因授余意曰脫有幾微違誓則聽各種鬼眚入吾體中生不得甯死仍伏法靈魂爲天堂所弗容永趨地獄背星而行不面天光吾透而專誠爲安滑克百姓尊崇皇室且爲國力捍仇讎此次敵師入境必驅之入海始已且立誓信服安滑克之神道並終身事倭土米公主卽孟德淑馬之女兒不更懷貳心逃歸故國並願棄去父母宗國永永以安滑克爲己國家除普波火山不生烟燄朝廷無王祭師背其宗教安滑克淪亡則誓詞始畢遵如是言汝甘之耶余曰甘之惟誓詞中有數言殊不樂聞詎知天下之事有出人意表者自此以下十五年普波山果不生火墨西哥果無王祭師亦罷殺人安滑克人民殄滅故吾所發之誓詞至此歸國亦不爲食言矣方祭師言時自以爲火山

必不滅也。余誓旣，瓜迭馬克直前抱余曰：透而爾今爲我同血脉之兄弟矣。今旣爲吾同國之人，請爲吾決一善策。且升堂與吾輩同座。余此時仍不敢仰視貴塔滑。貴塔滑曰：透而爾事了矣。旣出重誓，吾可引爾爲同儕。爾若違誓者，國法旣加鬼誅，亦不汝恕。汝今勿念前事，已爲駙馬，爲爵至榮。可與爾兄弟瓜迭馬克同座，與議軍國大事。余謝恩就坐。倭土米入。貴塔滑遂議軍務。因曰：大兵屢敗，健兒死者數千，神臺一戰，祭師全燼。兵士陣殞已多，神象亦淪地中。此時羣公何計足挽此難。吾聞皇帝痍傷，居於敵壘。國民銳氣已挫，且以吾國之兵，何由能敵西人奇異之兵械。日月災異沓至，羣公試念神道已滅，祭師皆死，得天之佑，不其難乎。於是人人爭出已見。諸人語已，貴塔滑乃目我求策曰：吾國今日新得顧問大臣，彼知敵人兵法，詎無善策。足以解此危難乎。瓜迭馬克曰：兄弟趣言之，余乃立而言曰：至尊貴之貴塔滑及議政羣公試聽之。以我之見，以兵與西兵相抵，直自糜其生命而已。必欲求勝者，當大更其兵法。彼人之來狀亦猶我萬非神道之裔胄所騎之畜，非神獸特善馱之牲耳。

此畜在敵國常用以代步初不爲異若西班牙人旣屬我輩飢渴實與我同之欲致之死何必兵革今且弗與接仗只嚴困以長圍俾芻餉皆竭兵心自懈監國果用臣言者不出十日非降卽逃斷無生法彼果逃我卽決壩令大水漫其去路彼又安逃且此賊之行必重載金寶沿途行緩我以輕兵躡之必殲其衆語已滿堂議論咸偉吾言貴塔滑曰吾曹赦其性命可云有見聽彼所言節節中要吾甚悔前此未行此策羣公之見如何者瓜迭馬克曰以臣觀之吾兄弟之言若出金石可遵以行虜必無倖於是衆皆如約會罷余歸入臥室眼鼻昏塞而天已垂曉乃捫索牀寢忽見倭土米白衣立於室隅直舒兩臂抱余與余親吻微語余曰吾摯愛之人今日萬事遂矣後此無論如何二人合而爲一至死始已今日所發之誓縣縣等於天地余曰公主我所立誓固與天地同久也惟旣有此誓則前誓已背此卽湯麥司溫非而與孟德淑馬女倭土米成婚第一之約言也

第二十四章

明日晨興。國中已宣吾之號令。隄上石橋均斷。余是日遂易墨西哥將弁甲裳。偕瓜迭馬克往見可太時。與約退兵條款。可太時憑牆高立。與議久弗決。然余自土拔司古城出險後。此第二次見馬林娜也。旣親見之。且聞其言至清晰。彼本侍可太時。今日適用爲繙譯。條款之中。另列一條。蓋爲若望從中蠱惑者。可太時曰。祭臺中僞白人奸細。也能與我者。則請以俘虜交易。其人爲間諜。故欲取而雉經之。余聞馬林娜繙音。知彼蓋未審余卽其人。爲馬林娜良友也。瓜迭馬克笑謂余曰。爾白種人。以繩糾汝矣。瓜迭馬克謂可太時曰。凡諸條約。均我所難爾。在圍中待盡可也。爾吾人死固不鮮。卽爾亦不能善逃。而歸芻蕘已竭。汝能母憂。百姓亦咸曰。橋梁已拆。爾輩萬不能逃。語已發矢如鵠毛。余歸告倭土米。謂從白人口中探得。皇帝尙在虜營未死。尙有二妹。已爲白人用作質子。亦未經誅戮。又語以白人欲取我誅戮。倭土米聞言抱余親吻笑曰。君居我家較白人許如何。逾二日。敵傳言孟德淑馬已崩。以尸還我。盛飾以冠輶。登諸寢宮中。諸大臣卽夜中葬之。屏去王儀。防百姓聞之。將殘毀其戶。

葬時倭土米居尸旁痛哭。余觀此人生時榮顯死乃寂寞頻頻爲之感喟復自念其人在虜中焦心研慮較之刑誅當尤慘烈。蓋帝座已虛民心盡憤死於虜手安怪敵人爲之裹傷時彼力屏弗裏正以創痛不如心痛之切摯也。心痛之疾百藥莫愈僅有一死方可少甦耳。推其失國之由咎亦不屬王身以國教用妖妄殺人以求免禍且非彼懷疑亦何由召寇深入卽國家何至於滅思之殆天意不右淫人特用此人爲肇禍之源此等思想均余在孟德淑馬尸側所翻覆追念者而倭土米則鞠躬與尸親吻且哭且言曰吾父之死時哉凡愛吾父之人殊不願目矚吾父以至尊儕於奴虜以義度之以死爲上烈若吾父生時所奉宗教之神能佑我國家者則臣女必能爲父復仇若妖神無靈則惟有盡臣女之力誓復深仇嗟夫吾父吾所部有一人生者復仇之心必不敢昧乃攜余手同入後此公主所爲蓋眞能一一踐言者也。是日侵晨西班牙兵突圍出欲將所斷橋接續而渡橋續而死者亦多迨西兵一歸衆又拆之數日中余於行陳中亦增無數閱歷余所仗兵械卽仿英國所製弓矢發

強命中極遠。余第一箭尙記對。若望而發。然矜持過甚。箭鏃竟出其頂。僅穿其冠。彼尙據鞍。動搖未瀕於死。雖然。土兵見之。至以爲異。以墨西哥兵所用之弩。從未貫過。西人甲裳也。余若用土人石鏃。卽亦無用。蓋隱拾西人遺鏃。用以注之。矢端故能貫甲。而入此等箭鏃。無論何甲。均能穿札。自是日一矢貫。若望之。胄國人大服。吾勇令將弩兵三千授余。一轟所服。亦大將之甲。余尙有一物。爲土兵所無者。剝西班牙死將之鋼甲。被之。蓋土兵恒用棉甲。余則衷鋼甲於內外。仍傳以棉甲。凡十餘次遇險。均藉此甲。得生爲功。固不鮮也。有此二甲。卽遇槍彈。入亦不易。且余所部三千人。並未省陸軍兵法。行陣余受事。剛四十八點鐘。度咄嗟之間。不能成隊。然是夜西班牙逃。吾因而蹙之。乃大敗。至今西班牙人追念此敗。尙耿耿也。日中貴塔滑復聚諸將會議。余亦與謀。進曰。以臣所見透。而今夜必逃。不爾。不亟亟於修橋也。貴塔滑聞言。夜中固無鑿兵之理。若在吾歐。則固常有之事。彼西班牙人。固知吾國必不爲備。

故伺間而逸。臣意於官道中，每條必以兵狙。貴塔滑稱善，乃令余同瓜迭馬克嚴
兵扼忒拉司苦邦大路。余奉令卽行。夜中余與瓜迭馬克親至伏兵之所。時小雨多。
溝數步之外黑不辨人。余旣至伏兵許，爭言敵兵仍未動。余剛欲行，忽聞有數千衆。
草履之聲。行路上余聞聲令衆靜聽。瓜迭馬克曰。是必透而兵夜逸者。余疾麾兵嚴。
扼狹路之口。昏黑中見來兵甲光閃閃。因呼曰。衆揚械透而自忒拉司苦邦上逃矣。
余令所發沿路伏兵皆喊。河中衝上及厓廟之頂。聲如巨霆。百姓爭呼噪助之。河中。
盪槳之聲亦杳至如潮上。又如數萬水鳥聞聲驚出。蘆葦飛去者烈炬。縣遠隕如河。
星角螺之聲鳴鳴。四沸蛇皮之鼓。祭師敲諸高處。聲蓬蓬然。頃之帶甲之兵爭赴忒。
拉司苦邦一路。盲進兵皆半步半舟而來。此時西班牙兵可一千五百衆。忒拉司葛。
忒降卒可六七千。自隄上行其平如綫。余與瓜迭馬克直前迫之。且行且集兵健進。
至第一條河口。此間土人獨木船已集至數十。西班牙兵前鋒一臨。卽鑿撲。土兵漫。
無節制。不稟號令。混爲野戰。惟心志合一。均以殺賊復仇爲的。忽聞巨礮自敵軍發。

開花彈子四飛。余從火光中見西兵舉木橋將跨河徑渡。木橋既成。余軍即從木橋上飛撲其軍。人自爲戰。無復嚴陣。余與瓜迭馬克剛一渡橋爲敵兵所轟。徑回原地。而土兵亦無能與敵。如秋葉之隨迅風。余旣爲敵衝。遂不復見。迨我軍一退。西班牙兵已嚴隊過橋。土兵橫攻而入。狀如螞蟻之羣。長蟲夜色蒼茫。吾亦不能詳書。祇能自叙吾身搏戰之狀而已。余力戰二句鐘。狀如風狂。待敵軍盡過後。萬衆踴踏橋板。陷入堅泥。力拔莫動。而前路尙有大河。較此河爲廣。吾意橋板旣不能遽起。則去路之大河。前橫僅有以尸填滿。或可渡。則敵我相逼於兩河矣。夾岸之中心。非血戰。不能決。其誰生誰死。是時但聞礮聲。槍聲。西班牙呼噪聲。土兵高唱聲。婦人哭聲。弦聲。矢聲。戰馬中箭哀鳴蕭蕭聲。同時皆聚浩浩達之穹際。而西班牙兵蹈伏莫脫。東西隳突。駭然怪號。有墜隄落水。或卽殺之。水次或捉而登諸祭臺。尙有餘兵。陷入溝中。受踏而死者。亦至衆。土兵死亦匪少。蓋從昏黑中刀鋒弦上。均莫名爲誰。自相混殺。因而致斃。余自領一小隊。嚴趣敵之中。堅力戰。弗怯。至天明。四顧戰地。情狀慘目。動。

心極矣。時西兵已渡第二條河。河上無梁。均以人戶行囊金寶之篋填塞而渡。已渡者尙與土人接戰。未渡者余趣擊之。專趣中軍。突見若望徑前撲之。若望聞余至。卽舉刃斫余。余戴木盃。刀力極猛。削去余盃一半。余亦顛然。猶力舉巨椎擊若望胸際。若望亦顛。方余中刃。顛上着劍。血湧出。被吾頰。眼光模糊。已不辨人。猶力趨而前撲之。止見泥中有人。不辨果否。爲若望卽伏其身上。力扼其吭。同墜隄下。至湖濱淺渚上。余適在其人之上。大樂。乃以手拭面上凝血。欲視之。端審然後殺之。此人身已入水。而首尙枕岸泥。余椎已失意力扼之水中。以畢其命。乃作西班牙語曰。若望爾。今日命盡矣。忽其人作蠢蠢聲。答曰。縱我行。我非土人。勿誤殺同類。余聞其聲。不類復細審之。乃知其誤。自審吾擒賊時。明明若望也。何爲聲色皆非。因曰。汝誰耶。沙西代安往。卽若望西兵曰。我安知之。方彼中椎時。突起攀吾墜泥中。自飛越以去。吾又安知者爾。今縱吾行。吾非沙西代也。將軍卽與沙西代有仇。此亦非報仇之時。我爲地亞時。汝知之乎。語時。忽張目視余。曰。爾土人。何爲能操西語。吾初以汝爲同伴耳。余

曰。我非土人。英產也。余之來助土人。卽欲殺吾。仇沙西代也。我與爾無仇。汝行矣。惟有請者。爾所佩之刀。乞以贈我。西班牙兵。匍匐出泥中。曰。吾無論爾爲何國人。然汝良佳士。此次幸不見誅。後日相逢。當必報君大德。遂直趨西兵軍隊而去。而寶刀遂落吾手。吾初念欲從之入取。若望然傷重。不能前坐於河瀨。俟獨木再過時。附舟以見倭土米。請之裏。吾傷自是日。余遂臥不能起。而此戰土人實大勝。余之功亦多在兵法。宜窮蹙於隘殲。旃旗敵衆。顧乃中道班師。養寇自禍。殊可惜也。西兵於是戰死者五百餘人。聯盟之兵。死者亦數千。果能蹙之。西兵必盡。頃乃卽戶中檢取寶貨財物。俘囚悉付諸祭師。此日倭土米大悲。蓋其同懷兄弟數人。亦死於亂兵之中。至若望死。生吾亦不之悉矣。

第二十五章

余受若望刀斫。又在祭臺爲祭師所中之舊創。以苦戰力疲。創口復裂。臥病宮中。國人以前王已殂。遂向貴塔滑勸進。策爲皇帝。然最奇者。女心向外。良爲人所不能解。

者倭土米於西人一役父死弟亡在人情中爲深哀極慟矣顧以余能逃生虎口又新有戰績乃用此以自慰藉卽貴塔滑之加冕亦公主來告言是日儀節甚盛百姓以爲透而之衆外遁皇帝復新卽位因之欣忭無極民心似忘國中死亡至數千之衆且不籌善後事宜以爲寇不更至每人每家達於廣衢之上童叟男婦均言賊去事平理宜行樂卽有骨肉死於兵間此時亦勉強爲樂以不樂卽干國憲卽祭臺中神道亦更治其新者焚燬廟庭一一加以修築丹藻復煥西班牙人所留祭臺之十字架亦掀而投之臺下是日尙殺西俘數人以緣飾典禮此則瓜迭馬克來告者然瓜迭馬克言此時殊不謂然以人雖未嘗以基督教門語爲之倡導而瓜迭馬克頗相敬信且彼之宗旨與公主正同雖不能以力禁止祭師殺人而心則斥之爲無謂余聞言大憤遂不憚忌諱與瓜迭馬克抗論曰臣今已歸屬本國且得尙主然見此國俗殊悔其來吾國有如是殺人之律如是祭神之慘暴即不遇西人已足亡國君毀棄天主之十字架將來神臺必爲天主教中所據西兵尙能來也此語蓋余憤激

之言不期後來竟應若符驗也即今日論墨西哥亡後果有一禮拜堂適當舊日殺人之處今墨西哥已燼滅聲銷尙有何人摧此十字架者瓜迭馬克聞言愕然曰吾弟言太唐突此言果爲人所聞者將爾之爵位及平日戰功悉歸烏有尙欲請君入平日所不願登之祭臺矣且吾固未嘗瀆君宗教而透而乃窮凶極惡汚我信神何也今願吾弟更無言此必言之者則爾我交誼或因是中梗雖然以汝決之透而之兵當更來否余曰必來且決之如日之升東不差時刻彼可太時已落吾手乃縱之歸國此人劍光既亮詎能無事歸匣耶矧以精兵與吾不習兵者角敗衄而歸安能不圖湔雪吾料不及一年西班牙又臨城下矣瓜迭馬克曰吾弟恒不爲吉語然以理卜之或踐汝言惟吾輩旣已宣戰不勝亦不能自己幸孟德淑馬已殂嗣位者或不至偃蛇自蟄王旣行余觀其狀頗怏怏明日余幸能步更七日平復如舊是日瓜迭馬克又至宣帝命有機密之事取商蓋是夕奪回之寶貨及未燼之珍寶謀藏之地中問余決策耳余思貴塔滑乃以此相屬足知其信我深矣遂於黃昏余與瓜迭

馬克及數大臣。同蒞湖濱。湖中有獨木舟十艘。停於石步。每舟皆有重寶。裹以木棉。每舟三人。十舟共三十人。過太時克苦湖。至瓜迭馬克食邑。旣登。去棉羃。羃下均大豐。滿貯黃金寶石。及他重器。中有孟德淑馬金象一重絕。余與瓜迭馬克二人僅能舉之。巨豐凡十七。每鑿以六人舁之。去水濱六百步。一高原之上。已挖巨坎。置鑿於坎旁。瓜迭馬克拊余背。及一大臣之背曰。二公能入坎一觀耶。此大臣之母。忒拉司葛蘭人也。余生平好奇。即曰。諾。此大臣夷猶不即行。尋亦尾余下。瓜迭馬克束炬引繩入坎。余繼入。大類蜘蛛之旋網。徐徐下。旣至地。借炬火四矚。左右碧甃。中籍巨石。鐫以國書。國書余亦畧識。大致謂墨西哥皇帝貴塔滑元年藏寶地。其下署曰。何人行竊。天刑之所弗逭。左嚮一甬道。高僅及人。深可十步。甬道盡處。有石室一。其大與余今日著書之室同廣也。門外有石塊及石灰。余忽憶及伊拉貝拉之事。問王曰。此穴何人所鑿。王曰。鑿此洞時。鑿者咸不知所爲。吾告汝。今日所見。均勿疑駭。余方欲有言。此大臣已下坎矣。坎上之人。以繩引鑿。一下隧。瓜迭馬克去繩。余及此臣推而

入室。遲二句鐘。坎上之鑿已盡。最後一包裹。未及地。而裏解寶石。散落如珠雨。中有
一圈。均藍寶石所飾。適旋轉落余頸上。王笑曰。留此圈爲今日之記念。余乃祕藏之。
今已老。此圈尚存也。圈中小寶石。余已上之。英女皇圈上。尚有數寶石。極美無價。然
圈經倭土米御之數年。余愛不忍釋。行將用以殉葬。故不欲鬻之於人。此時安置已
訖。余三人移石壅其室。疊石可三尺餘。王令止。尙舉其炬。余大駭。見王問此大臣曰。
汝知間諜之在國中。當坐何律。此語雖從容。然溫中帶厲。語時出腰際狼牙之棒。大
臣色變。問曰。王言此何意。王舉棒曰。爾尙弗知耶。大臣長跪搏頰。聲極悲切。余所執
炬。幾墜於地。王曰。吾待敵人。尙有時恕之。若間諜者。罪在弗赦。棒疾落。而此大臣立
死。舉尸擲之室中。與金寶同瘞矣。余自念一身之死。亦近。乃舉目視王。待棒。王曰。勿
恐。此人旣爲敵諜。又膽小。如鼷。彼二次欲賣我於敵。此次殊欲爲敵人謀藏金之窖。
與敵瓜分此事。余得諸一婦人。此婦人亦余隱。令探索。彼固未之知也。今彼人嗜寶。
如是。余故曲徇其意。瘞之。是中。噫透。而吾國若不產此物。專產五穀。及製兵之堅石。

亦不至凌厲至此。蓋金寶者天下禍胎也。余今日瘞之地中誠願其永永不見天日。余二人語已復同力疊石錮其寶疊竟。余以炬探入室內而孟德淑馬金象二目爲寶石所嵌猶閃閃似視余卽此死人猶輾轉未卽殊也。余毛髮竦然急抽炬出立井底仰盼井上明星燦然意畧舒因將垂繩作兩結余與王各繫一結王宣令井上立挽繩上出立井次見大石鐫字適當其上以手推之立掩其口封極嚴固欲第二次入坎者非用火炸之此石不碎矣此坎旣封更附繩出地上時有人問王尙有一大臣胡不同上王曰此人忠藪自請爲司寶於地下故不出聞者知旨亦不更問衆爭資土壤坎口如平地焉時天垂曉晨曦已動有人出豆種於懷撒布地上從舟中攜來二小樹卽樹其上余雖莫名其妙然似用是表此坎者余輩攜其鍬繩之屬趁舟回城其舟或留城外或零星四泊以釋人疑此着余與聞其事後此躬被嚴刑亦卽爲此也至於後此之人能知窟藏之所與否余不之悉惟余去墨西哥時此寶尙未出窟與我同瘞此金者均死於行陣惟余存耳余後此同西人出境時舟中尙見

此二樹已亭亭如蓋。而余終不示西人也。以此之故。吾雖在此著書。亦不忍斥言其地。以余老矣。日晚就木斷不令西班牙人讀吾書者。循迹以尋也。余書今於西班牙再犯墨京之事。置之勿言。今當先叙余及倭土米力勸封邑之民反正者。諸公須知墨西哥舉部。非一種之人。有同盟者。有附庸者。有仇敵者。若忒拉司葛蘭種人。則與墨西哥夙仇也。國瀕於海。故可太時之來。先求助於彼。始及墨西哥。忒拉司葛蘭之西。萬山重疊。則倭土米種人也。雄碩耐戰。過於墨西哥人。而語言風俗均異。其中亦非巨族一種之人。蓋并數部而成一部者。其人反覆不恆。時附時叛。而與忒拉司葛蘭種人素睦。倭土米之於墨西哥。猶蘇葛蘭之於英倫。爲國屏翰。故墨西哥人必欲與聯合。孟德淑馬因娶倭土米女爲后。迨倭土米王殂。爲國屏翰。故墨西哥人必欲土米公主生。后以難產薨。公主襲后故封爲倭土米君主。亦名曰倭土米公主。雖君臨其部。實未至境上。惟少時曾兩涉之。至今尙能審其風俗語言。以少時保傳。均倭土米人公主故。一一悉類其種人。每年收其賦稅。享其王儀。較之歷代公主權力至

偉國中有數部落。已爲西班牙所誘。助攻宗國。故墨廷大老爭欲令公主及余同蒞
倭士米都城。力勸部人反正。余未行前。先以使者宣示來意。余夫婦始行。然未知部
人之意何屬。此行或不歸朝也。道行八日。儀仗至盛。每經行一日。而部人來迎者亦
日增其數。垂至都城時。來迎者近萬人。多山民蠻族。高大無倫。路奏蠻樂。厥聲哀厲。
余與言語不通。見惟點首而已。公主乘輿。余騎馬。馬蓋得諸西人者。而山民歡呼迎
迓。陵谷爲震。愈行愈入蠻荒。山容林光。多所未曬。野草離披。長可隱人。有時渡長河。
跨高阜入峽。然皆由卑達高。迨後所及。天氣較涼爽。如英倫。第八日。經一山。岡石皆
作赭色。岡路極狹。不能並騎而度。長可五英里。卽入都之孔道。尙有捷徑。可以內達。
然鮮人知之。余行至。語公主曰。是間天險。以百人當之。萬衆莫能上。余語時殊未料。
後此果以兵守此隘矣。岡路少轉。余勒馬仰觀。殊大駭詫。蓋迫余馬首而門者。歸然。
卽都城也。城築於平原之上。狀如木盤。縱橫有十二英里。城之四週皆山。山上高林。
插天有萬年不融之雪。城後面火山所噴出之石。乃與雪塊同積。而火山穴中噴烟。

如石柱入夜則熊熊作赤光射天。火山名曰撒葛譯言皇后也。山雖遙於倭利撒拔及普波之高。而秀麗過之。白晝望之作青紫色。夜中爲火光所燭。厥狀又變。倭土米人則崇拜此山爲神。前此火山出石。轟烈如車輪。貫城垣而過。部人意神所爲。遂殺人祭之。然此間人無涉此山樊者。後惟余與吾仇及之。萬山環繞中城。卽居其內。今其地已成瓦礫之場矣。此城在安滑克名城中。不爲廣博。聚人可三四萬。以山民不喜城居。恆掘闢以藏。然城雖不廣。而崇飾頗華美。城中大道作十字形。垓心輒有空曠之地。團圓作月形。卽人亦以圓爲度。外植雜花及樹。中架高屋。以石爲垣墉。平其屋頂。塗以石灰。曠地構浮圖。卽浮圖上立廟。廟簷以骷髑結成瓔珞之形。垂於簷際。與廟對者。卽王宮。倭土米公主先代故宮也。宮不高而廣。殿宇無數。以形式論之。陳舊無新制。鐫刻皆王蛇及獵鬼狀。王宮及神祠。繚垣皆白堊。此均余初覩山城之情狀也。余最後見之。則夷爲平壤。餘燄出於殘瓦中。今著書時想彼荒城。則狐兔野鷹。及狗作窟穴耳。

余旣渡危崗。遂及平原。原上徧種五穀。沃肥無隙地。城有四門。余夫婦及第一門。旣入夾道人家。男婦爭上屋頂。散花下落。落英繽紛。咸作頌詞曰。歡迎公主。及至廣衢之中心。國民大集。亦歡呼作頌詞。地爲之震。余至。國人亦行禮如禮公主者。然余所騎馬。國人均不之悉。以爲神物。余行次有衛士數千。衣羽毛之甲。執繡旗。隨行。經高塔下。祭師登塔殺人。迎余。余邇迤至宮門。入宮後。少息於獮鬼刻象之下。明日卽大會於廣殿中。聚倭土米中國老議政。爲數可百餘。旣聚。余衣墨西哥貴人冠服。公主則衣王者衣。絢麗無倫。合堂之人。咸起立爲禮。公主賜之坐。諭之曰。吾母舊屬之父老。聽余言。余本王此國。又爲安滑克皇帝長公主。今欲令父老咸面吾夫。透而此。人當日奉爲大神時。余已嫁之。尋登祭臺。復蒙神覘。令余二人出助國人力戰勁敵。余後以國老之命。從俗尙之禮。復嫁吾夫。吾國中父老知之。吾夫旣非黑種人。尤非透而仇國所產。神言貴質而大神裔也。國於北海。吾仇透而。亦吾夫之仇也。爾輩亦聞。河上夜中大戰乎。狂賊之逃首爲吾夫。僨得要而擊之者也。爾世代神明之胄。倭。

土米族之長老確聽余言。余爲爾國之王奉新皇帝貴塔滑旨與父老議大事。皇帝及余聞父老子姪輩有同忒拉司葛蘭人聯盟背叛宗國者心滋不悅今白種人雖爲吾軍擊敗而逃然彼心戀吾金寶去必復至然專恃白種之兵必不能力敵墨西哥之勇烈若白種一來而吾國種族乃荷戈以隨其後在義胡安於心胡忍余極知父老之心欲乘國家多難之際及天心示警之際神不顧饗欲圖報前此墨西哥之夙仇尤將揭竿大號爲若輩復仇之日將曰吾輩婦人因安滑克而孀吾輩健兒爲安滑克人而犧此正復仇之日矣父老詎無此心然余一人亦不汝罪惟余有一言必令父老聽之公輩助白種人以械關墨西哥國衆白種旣滅墨西哥將仍卽此械關吾屬之父老嗟夫愚人墨西哥果滅汝輩何復成國余告父老此爲必不然之事幸父老當自悟勿爲所窘墨西哥晝亡夕及汝輩人民受戮城夷爲墟宗器旣亡子孫奴隸矣今告倭土米父老可卽二事衡其重輕宜仍同舊盟同種爲僚耶抑納彼異種倚爲吾輔耶今日誠告父老欲全吾種卽在父老首願反正之一言余本爲公

輩君主號令所出可令率從然制心之法殊不在此故必令父老自相籌畫來告寡人但願無聲無臭之明神。相父老決善策語至此公主無言而滿堂之人均以公主爲然余聞公主談吐英氣勃然不覺五體投地服其忠懇勇果也時輩中有數人恆輕墨西哥謂同女流不敢臨戰但嗜賈遷尤有篤念舊仇必圖報復今日聞公主慰諭論列深以爲然知安滑克一亡倭土米卽踵其後因自相商酌久之首推一人出言曰公主適所諭於理至當臣今必合墨西哥與白種人敵至死不變其忠操公主曰以寡人觀之公輩眞爲吾民吾今甘爲公輩之長我列祖列宗之靈如在其上亦必樂聞公輩之言退朝後余夫婦遂率是間兵二萬歸墨西哥在貴塔滑前立誓願隨蠶影赴敵。

第二十六章

余夫婦旣收倭土米封邑後駐宮中數日還都道行無恙計去來之期凡一月一日而已爲期至迅而都中復構重災時兵後民罷已不任載而天心復以重累之事加

之西班牙之來。竟挾天花之種。輸入美洲。徧地均出痘。土人不省施治。死者日以千計。土人治法。以水沃病者。病人着寒。縮毒入於內部。遂不治。於是二日死人如麻。至
墨西哥醫天花仍用水沃然亦有得水愈者故終不易其法今

病人奔於通衢。狂嗥如狗。狀殊可憫。病人已捷出散走。遂若布其痘種於通國。傳染遂日盛。一日至有一家閉戶而歿者。僵於道側。而有司亦不收掩。祭師殺人。以爲神不顧享。乃易法殺嬰兒以祭。而病仍弗已。卽祭師亦人人皆患痘矣。時貴塔滑亦病。余歸時。貴塔滑已垂殂。病中宣旨。命余一歸。夫婦卽入覲。余力勸倭土米勿入。倭土米弗聽。是人素伉俠。不避患難。乃笑而語余曰。君可前。吾乃畏葸乎。行矣。務以吾輩所爲者告皇帝。我卽不幸而死。甯云非天。於是同入至寢殿。貴塔滑以素帛被其身。乍見似陳尸於榻也。榻外金爐焚香屑。氣蒸騰如沸。余初入時。貴塔滑已迷惘不省人。少須清醒。左右陳奏。言公主夫婦立侍久。余與公主至榻下。貴塔滑曰。吾姪。我悅汝至也。爾見吾彌留乎。余生不久矣。透而兵來。余國人未罹其鋒。今乃盡死於彼所遺之病種。余須臾卽大行。然心未嘗以此爲戀。新主

一立國權彼主之榮名彼受之討賊之事一以相屬公主俯首言曰陛下勿爾恙當立瘳。御極爲臣輩主。臣與駙馬已敦勸倭土米部人內屬矣。今有二萬民兵恭在闕下候旨。若此二萬人不足以厚兵力。陸續尙可調取。貴塔滑至。息言曰善爾夫婦原。有心人也。當時祭臺中留汝二人殆爲今日透而來前。余當日將寘汝於法可云。蠹語已。復息少須似有感觸。力掀其被身之帛。霍然起坐。時疫氣已深。中腑焦顏色。乃大變。縱聲哭曰吾但見墨西哥術之上血腥噴溢與烈燄燒天耳死尸積疊而透而之馬往來蹴踏狀至可憐。余尙見百姓靈魂口中浩歎頸上關鎖似云祖宗行惡故殃及雲礪嗟夫安滑克之民爾命素定今何言者余本欲以巨翼覆汝今且何及地獄大開速爾輩入矣其未死者長爲奴隸至其子孫語已復臥此時醫生疾進扶之就枕然已殂矣聞言者均大震懾余是言祕不示人僅與瓜迭馬克語之。

帝居位。凡三月又十日而已。國人又痛哭故皇矣。然大寶不可久虛爭以立君爲急務。國老謀立新君屬以兵權兼理民事。迨貴塔滑入殮之第二日國中四大臣聚議。

選皇帝。以下與會者。貴族可三百餘人。余旣將兵。且又尙主。亦與議堂。此時人人心中。咸知大寶所歸。初若無容議者。雖議論不一。然國老及於貴要。心目中咸懸一人。謂其門閥及幹畧。皆足當此艱鉅之時。其人卽瓜迭馬克也。爲大行皇帝之從子。又余之聯襟。衆方屬意。而瓜迭馬克不知方力舉二人。請衆商定。時議會中繁富。四大臣及諸貴胄。巍冠麗服。照耀四座。座作圓形。利於覲面。議酌也。祭師則衣貂裘。危坐誦經。禱告乞界。眞主以福宗社。他人金甲。祭師獨黑狀似傾墨。入金碧圖中也。祭師祈禱之言。余尙憶之。其言曰。神道明察萬物。當知貴塔滑已及明神之次。皇帝之來。亦明神令旨。俾帝來息神之宇下。世人更無敢勞帝以萬機。今帝已不與人事。憂患矣。在禮皇帝上賓。大寶宜嗣其後人。故臣輩求神界一賢人。承祧主鬯。以虔明神。惟神所擇。必令新皇帝之率下民。如母之鞠子。今羣臣議舉瓜迭馬克爲帝。求神授釐其人。世世修其歆祀。勿敢有闕。且令國仇屈其手足。伏地爲皇帝御座。臣輩以此哀。

明神惟神鑒之。祭師誦已。四大臣始言曰。瓜迭馬克臣奉神道錫命及萬民擁戴之詞。請瓜迭馬克爲安滑克皇帝。願帝長壽以平章百姓將來大敗透而惟帝之功臣輩謹再拜奉皇帝帝一國及諸藩屬而此三百人亦同聲呼皇帝瓜迭馬克此時出位言曰。國老四公及宗室大臣與大將軍輩敬聽余言。余方與會時初不省國老乃加余以此今百姓公舉余帝此一方我何能峻却以取罪戾若稍寬假我將更求國老釋我他取明賢且國步方艱余苟力爲辭謝似有所逃責我不忍也幸余尙有武能足以盡敵尤有據畧足以籌備用此或爲國老慰自今以後余願一身供國家奔走永不他避專與國仇爲敵必盡殲之不復言款至天心如何我不敢知勝敗之數吾所不較惟知死敵而已請與國老及諸貴胄與疆場之臣同矢誓言永與透而爲敵盡滅國中之間諜非至國家消亡此志勿懈果如是者天心相我我何能不勝勝卽順天而行耳至於國家不幸爾我亦當同殉留此佳名以示天下諸公能與我立誓否於是大衆同聲曰願如新皇帝言瓜迭馬克曰善有違誓言貽毒萬世

此安滑克最末之皇帝。又最賢而有勇者。登極之誓詞也。孰知蓋世之英雄乃淪沒於西班牙凶穢鄙夫之子。幸其人尙未知後有滅亡之禍。設預知之者。不更可憐耶。顧氣數已極天祿已終。母論賢否。同歸於烏。有且厯數垂窮之日。愈賢者得禍亦愈烈。時議會已罷。余走憩倭土米。告以今日之事。見公主已偃臥於繡榻。余曰。公主病耶。公主曰。吾夫疫被吾身矣。幸汝勿近。宮妾足以侍我。汝勿以性命爲戲。余近日勿爲是言。余素知醫。一覩外象。卽知其病。此時非余精於醫者。公主亦必死。凡二十日之久。余坐其榻前。力與死爭。我乃終勝之。熱退而痘癥不留於頰。殊天幸也。余記公主胃熱。凡八日。熱至岌岌。夢嚙中輒吐胸臆。余聞之。知公主愛我極矣。彼胸中所言。蓋云年老色衰。吾夫必尋花女爲匹。花女 榴也 是花女能於海外禹步行術。俾彼遠道。又曰。此二十日中。非吾夫爲我親藥物耶。此病險極。何爲弗去。余曰。我固在此侍公主也。公主曰。我有何德。得君如是。鍾情忽爾。作大驚狀。趣曰。速以鏡來。余授鏡。公主。

張皇臨鏡後去鏡笑臥言曰我甚患此病新甦轉成老醜吾君之寵亦從而衰果如是者不若死余曰公主奈何爲此言天下詎有美人帶瘢而吾愛卽從而弛耶公主曰然天下男子之情類多如是若易地以觀我殊不然噫我思其事尙爾寒心果如是者不一年中必且捐同秋扇彼花女雖醜君必不遺我矧異族定不蒙君寵我今無瘢荷天之寵極矣言已罷甚余亦無言心中頗念天下安有無情之人果如公主所言耶設公主果如民間帶瘢禿髮之人醜狀百出余果眞棄置之耶然此際殊不自主矣幸上天眷我竟未蹈此圈中惟有一着我果帶瘢禿髮者倭土米必不余棄此余灼知而質言之者時公主病瘳城中疫氣亦漸平瓜迭馬克旣卽位卽擢余拜大元帥參知政事余拜命後亦兢業蒞事知城必受圍乃力籌圍城中應需之物儲以防寇時亦訓練其兵然倭土米之兵尤狂攘不知紀律馴之至難且無合羣之心蓋以黑種抵白人苟無合羣之心雖多亦復無用時將校彼此猜沮莫衷於一余新拜大將以異種之故亦被沈猜前此藩服之國乘此多難之時咸圖自立其人雖非

從逆而恆作壁上觀。余與瓜迭馬克亦不因此沮喪其志。余將所練兵編爲隊伍。各任以責。俾之馴習戰具。廣儲芻糧。陶汰城中閒民。俾之外居艱難之際。維余與瓜迭馬克努力爲之。且欲將普波火山之次。所有硫磺鍊爲火藥。顧余弗精化學。久亦無成。實則卽成亦無所用。無礮無彈。得藥何爲。計惟有用爲地雷。或可僥倖尅敵。於是經營數月。謠言西班牙大軍已臨。其後續以聯盟各國之兵。余聞狀力勸倭土米歸入采邑。以備逃生。公主微哂。以余爲怯。且曰。君安往。我亦安往。天下豈有吾夫身死。吾乃戀生。舍君行耶。若白種人如是者。吾亦聽之。若我者死必從夫。

第二十七章

可太時敗後。復從海上招兵。乘虛登岸。土著又爭附之。壁於太時克苦城。據大湖之瀕。與忒拉司葛蘭密邇。用此地嚴屯大軍。深得用兵形勝。後此遂有絕大戰事。爲世界所罕覩者。惡戰八閱月。至於墨西哥京城與旁邑。均成瓦礫。然後已。墨西哥人民既多兵死。而復死饑。自是此國乃不列於地球之上。此段情形。余亦不復詳悉書之。

詳則是編將無卒業之月矣。此事在史家爲宜詳。若吾小說家者，則但叙己身而已。然亦不能不畧叙可。太時之兵法，可。太時決策，先滅聯邦，或招之使降，俾羽翼盡去，乃進圍孤城，以一己之精神魄力，堅忍謀畫，必滅。墨西哥而後已。此等兵略，舍羅馬凱徵外，爲第二流用兵之妙手矣。墨西哥聯邦第一，爲彼所滅者，卽乙塔拍拉邦城下時，男婦老幼，斃於刀下者，約一萬人。後此逐一夷滅，或收復歸降，四週均西班牙兵威所蒞，獨墨西哥孤城，巋然立於槍林彈雨中矣。其中尙有數部落，未嘗抵禦。已望風降，蓋墨西哥國度，非利巨木所成，實合無數蘆荻縛爲束薪，彼此猜嫌，無有膠質，漸卽於亡。可太時乃從容暇豫，若抽取蘆莖而摧折之，猶拉朽也。且附庸之國，本以威服，非屬懷德。一旦仰見天王之國，無力自支，因亦念及夙仇，爭來取復。大勢若飽飼羣狼，飽卽款附，迨飢時，主人一去鞭狼吻集矣。以此之故，安滑克之滅也。忽諸登諸祭臺之上矣。余前不言行惡者，得惡果耶？今近之矣。墨西哥之滅，誠滅於祭師。

殺人崇祀妖神之手。至聯邦之不和亦正以擄人祭天之故。往往攫取聯邦之人。寘之祭臺既殺且食其肉。迨今日國力既盡而聯邦亦立起爭噉其肉報祖父之因矣。迨至五月國都之備極嚴戰士亦力然聯邦已人人解體此時西班牙兵已進圍都城水陸并進讀吾書者將以爲西人安有內地之水師不知可太時行兵雖極勞瘁而仍猛進在忒拉司葛蘭界內製戰艦十三艘以船片陸續運載至城下始聯合成材推入湖中且力濬淤瀦以土人二萬衆沿此湖俾環轉聯絡一氣然船之到軍防半道要截亦以忒拉司葛蘭輔行然山路崎嶇而軍行無沮惜余言不見聽未能以兵要刦其船材卽新王之見亦與余同顧城兵太寡而焦固一城復叛分國中大兵征討故城備少虛不敢冒出焦固城民本與都中之民同種乃背其宗親詔事異族爲奴余遂告皇帝請以倭土米兵往乘忒拉司葛蘭護船材之兵隊衆以爲事屬重要聚國老謀之衆議多言際此國家阽危不應分大兵遠出議遂中止可知天心已去萬無挽轉之機後此墨西哥城陷卽係此十三艘之敵艦也方城圍時咸有獨木

舟運糧入城至爲敵艦要截糧遂中絕圍城無糧雖吏士用命卽復何濟此時惟有合全城之人與敵人並聯邦諸叛人并命耳此一戰卽收局之開端也先是西班牙壅我水道水不入城城破後城人咸挖井取鹹水兼泥飲之雖用火鍊燉可化爲淡然終竟蘊毒在內飲之立生大疫方敵人壅水時公主生男圍城中諸無所賴幸公主強健余醫術精不爾母子且俱斃嗣皆得生余遂思吾國風俗行洗禮名之曰湯麥司余連日出城搏鬪勝敗互見水中陸路及官道中皆時搏戰西兵雖受擊而退然尙聯綴來攻有一次獲西俘六十餘人及聯盟兵千餘均付祭臺剖心而死且分食其肉此非土著心甘人肉蓋其國俗祭典謂之享祭餘耳此事余力勸皇帝勿爾卒不聽且告余曰此時詎行善之時勿論寡人之力弗能禁卽能禁之吾亦不爾此狗聽之剖心於我奚恤且斥余曰透而勿言須知時余自念瓜迭馬克戰苦善心因之淪沒所發現均兇暴之氣亡國之人吾亦不之怪也此時可太時圍攻不大合圍但因步爲營每得一處卽殲一次之人民焚其廬舍逐步進攻迨全城盡破夷成瓦

礮之場無他物矣。此數大戰。余咸在兵間決勝着。余書固不敢自鳴其勇略。實則西兵見我兵。膽輒碎落。每陣上相見。輒斥余爲無恥。爲瓜迭馬克之白狗。可太時且懸金購賞。取余首級。蓋知土人之得勝着。實余內主兵謀。故憾余次骨。而余亦弗恤。仍一心爲公主。且余母仇在彼。卽石爛海枯。余亦未忘復仇之念。在理基督教人本不應襄助殺人食人者。與同種爲難。顧吾母仇未復。則亦無恤名義矣。矧余常見若望在彼軍中。良無術取之而噉其肉。故余在軍中。常偵若望。而若望見余。卽逃彼心虛。自以爲將來必死。余手故見。卽逃匿在律兩軍之中。可以指索。大將臨陣格鬪。余一日遂下書力索沙西代。在軍前校力少須。投書言基督教中人嚮不同無恥自叛種族之人校力。且爾何人者。爾蓋白人助黑鬼。吞噉人肉者。吾今不屑與爾校力。惟有長繩縛爾來雉經耳。余得書撕裂而踐踏之。念若望之仇。必不卽復。今又爲之詈辱。無地爲計。徒爲此哮怒。亦無益於事。復潛心忍氣圖之一日。余領壯士十人出。陡見若望。余卽以此十壯士力蹂其陣。十人皆死。余竟力戰潰圍出。心中滋念此十人。乃

爲余私仇死也。圍城中至最後之一日。慘狀厯厯。至令余無筆可以紀載者。食物已盡。不特男子所食穢惡。卽女子婦人。至取狗彘所不食者亦食之。草根木皮。蝸牛甲蟲。搜括都盡。得之卽稍滌諸鹹水之中。煮而食之。爭以爲佳。遇有受俘之人。則爭烹宰。以果一日之腹。餓殍日以數百計。竟無力爲之掩埋。隨仆隨死人。縱橫腐爛。蘊爲大疫。因疫而死。又數千人。此數千人。卽復爲生疫之根株。疫乃大猖舉。全數計之。二倍死。疫一倍死。兵也。時兵死者可七萬人。則疫死之數。可不計而得矣。有一日道仆至四萬人之多。此卽覆城之前一日也。

一夕余至公主僑寓中。公主適與王后同坐。余餒極。以此四十點鐘中。余未咽一物。公主授我三小米餅。夾樹皮爲之。先與余親吻。後乃令食。余固要之同咽。然似忍淚於眶。卽食亦不下咽。余問曰。公主何事至此。余聲甫發吻。公主已大哭曰。吾二日餒。乳乃全竭。兒已死。言旣揭小纂示余。死兒余曰。是兒有福。余詎能於此時眼視是兒。飲敵劍耶。見辱亦死。不如此時卽死爲得。公主又哭曰。此吾家兒也。吾何開罪於天。

乃罹此凶慘。余曰。天乎。公主且勿問。余今亦無言奉答。但下淚不止。顧余雖屢歷慘狀。但此一節。亦萬無更忍之力。讀吾書者。試想兒死於餒。母哭其旁。一雙僵手。幾令人肺腑都裂。因出鋤挖地。顧鋤下水。卽湧出。然無如何。終置之水中。不令公主見之。顧是兒。雖如是。較諸橫尸道上。爲鷺鳥所食者。爲幸多矣。余歸與公主相抱而哭。久乃沈睡。似聞公主言。此睡最妙。能母醒者。較受戮於敵人佳也。余驚醒而答之曰。且睡。勿言去死近矣。自是死人逾多。瓜迭馬克分少糧食余。余夫婦幸不死。時京城中四分之三。已爲敵據。民之死數。亦去其四分之三。可太時令人來諭降。衆乃聚議。大臣咸瘦如枯腊。爭言降便。問皇帝如何。瓜迭馬克曰。我其孟德淑馬乎。問此何爲。余前此誓言。必以死爲度。無復他法。吾意主力戰甯死。故京不活敵手。於是大衆奮然。曰戰耳。尋復搏鬪。

一日西班牙兵復進據新地。墨西哥兵屯聚一處。如豚笠。然猶力守。人餒不能勝械。而西班牙仍以排槍趣擊。死人如麻。可太時力驅忒拉司葛蘭士兵進撲。此卽四萬

人同日死之一日也。明日爲全城灰燼之日矣。可太時又以人來招瓜迭馬克。瓜迭馬克仍弗答。堅剛不屈之氣凜若天人。語來使曰。余但求死不與賊言。今無險可據。人民都盡可太時如何卽如何耳。此時廬舍都燬。余與公主聚於壞牆之陰。西班牙仍前撲。時惟有大祭臺未燬。而祭師尙據臺擊蛇皮之鼓。祈神然此鼓聲蓋末次聞矣。所餘之人仍與西兵接仗亦末次矣。余是日以強弓射死四人。倭土米力隨余旁授余矢殺敵然久餒之。夫安能力戰。蓋以來兵勢大。此數百人均死。敵直驅吾輩至於河畔。爲敵所蹴踏而死者亦夥。尙有一小隊能脫死於是中。則亦莫名其所以然。此小隊中余夫婦及帝后咸在。爲敵兵驅至河上。適有獨木小舟橫焉。余數人卽登舟。西班牙兵艦張帆來追。然風勢亦助勝着之人。余衆雖極力前行。大船垂近。可以一彈見及。瓜迭馬克立而言曰。我皇帝也可縛見汝。酋餘人無辜縱之可也。余見來人取瓜迭馬克。知必不免。乃對倭土米曰。我見俘且死。與其死敵不如自裁。倭土米慘聲言曰。吾不預言乎。有命尙有希冀。一日君必不以我言爲然。我請從死。余曰。

爾安可死。倭土米曰。然則君亦勿死。吾意已定。君如何者。我如何耳。余曰。同卿見俘時。切勿言爲吾妻。但言宮妾可也。然則尙有餘生。脫一言爲吾妻者。決無幸。此時若彼此分散。吾尙得全者。必入倭土米山城。再圖聚首。脫能到彼。更圖恢復。倭土米曰。善。第能到封邑之中。不審父兄能重我否。彼二萬子弟。蕩無一歸。吾何面見彼父兄耶。時大船旣至。裹縛余赴船上。復登岸。可太時令置一小屋中。俟見大帥。余一入門。見大將居中。列校左右侍。馬林娜侍大將軍後。余一見馬林娜。咸愕然。馬林娜似已見我。至於如何能識。則不之知。余此時皮革僅存。行步僵儼。不復類人。此時亦不與馬林娜言。以大衆眼光上注。大將下注。俘囚無一人不精神奕奕。余兩人亦無地通語。瓜迭馬克雖骨立氣概凜烈。直至可太時前。衎衎談吐語。皆馬林娜轉述告大將軍。瓜迭馬克曰。馬林杞。即馬林娜我皇帝瓜迭馬克也。余於城守之責。凡生人之所能爲者。余悉爲之。爾觀城中。皆瓦礫。非余爲之耶。至於今日。殆天意使然。汝欲如何者。聽汝所爲。最上者能殺我。即我休暇之日。因以手近。可太時佩刀之上。曰。乞公以此見。

惠可太時曰瓜迭馬克勿怖爾之忠勇吾佩服至於無地仍指案上酒饌示之曰且飲此食此更言他事於是衆爭赴食極飽余念欲死者得飽亦良佳食時敵將爭集視余咸有矜憫之色少須從者以八女人至王后及公主皆至可太時亦致意使就食時有西班牙人向余久與可太時耳語可太時顏色頓變語余曰汝非奸細叛臣助黑人與我爲難者耶余旣醉飽乃答之曰我非奸人尤非叛黨乃英國人助土人與爾敵者蓋恨爾輩刺骨也可太時曰善麾從者令經予於船桅之上余自念死至矣從容行忽見馬林娜就可太時耳語語細不可聞但聞藏金二字可太時少沈吟又曰衆守此囚余明日欲自讞鞠

第二十八章

侍者聞命兩人各掣余手出倭土米亦聞之雖不知可太時言然知余出必非幸方余經其前公主愕然爲狀甚怖余患其抱哭露狀因示之以色僞仆其旁作併羸狀軍士大笑以爲怯中有一人以脚蹴我倭土米引余起余起時微語公主曰行別矣

幸公主勿泄。公主曰：君果行，待我於城隅。吾將以鬼從君。余曰：幸勿死。少須或得間也。公主曰：君爲吾之性命。君死，我安得生。余此時已起立，似無人聞吾偶語者。此時列校方鞠躬侍大帥號令。可太時見軍士以足蹴余，乃大斥此軍曰：余令爾守此囚，何爲蹴之？爾乃作野蠻舉動，示人以不廣。爾敢更肆無禮者，吾知所以處汝矣。試觀此女子所爲，容能母愧？彼餒不成人，乃舍其杯鬯，扶此餓人，非率禮耶？爾今將此囚入營壘中，余尙欲就囚鞠取他事。軍士聞言，喃喃似微詈，卽引余出。方下階時，瓜迭馬克與余執手爲別，曰：兄弟行再相見。余二人所行事，至矣盡矣。今在勢宜蘇息。弟死力爲我感，且不朽。余亦曰：瓜迭馬克行再相見，君固敗亡，然尙有足慰者，大名垂宇宙矣。此時軍士趣余行，余遂別瓜迭馬克，然尙未審與瓜迭馬克乃更有一面也。方余至河上登舟，忒拉司葛蘭人爲余盪槳，尋至西班牙壁中水道中，守軍雖未甚侵辱，恐犯可太時之怒，而譏嘲訕笑，匪所不爲。謂余生噉人肉，勿須鼎烹耶？諸如此類，層見疊出，殊不能堪。此時余尙容忍，迨後亦以機鋒抵之，曰：爾輩無勇之夫，乃

乘吾坐困之時。用是譏訕。甯男子耶。若我有兵鋒在握者。非我死不聞爾。言即爾死。不能訥我。守軍無言。余亦寂然。迨既入壁門。忒拉司葛蘭土人。遂以革帶牽余入觀。其兇獰之狀。幾欲生噉吾之手足。顧畏大帥威稜。亦不敢逞。尙見西班牙兵高座縱飲。以爲墨西哥破彼輩功名富貴唾手得矣。故亦不復辱我。余察其狂謬驕恣之狀。似後此飲食將皆以金玉作杯盃也。且彼之從可太時來。爲金來也。涉此殺人食人之國度。純不之恐。冒利之心如狂。今則以爲得據勝着。樂且無極。余所居囚室。爲石所製。窗櫺悉利小木作柱。從櫺中外矚。恆見西兵縱酒博之狀。每日如是。每博輒以十披索作孤注者。則傲然指戰地爲致富之庫藏。亦不甚恤。卽勝者亦藐不見重。迨旣罷局。則引觴浩飲。至於醉臥。然後已。有時甦。見陽光作圓形照地上。則大呼以爲金餅猝起掇拾。蓋眼昏視陽光作黃色也。余在暗室外。偵亦頗得軍中動靜。知可太時已歸壁。瓜迭馬克及數貴人貴婦均至。尙聞西兵博時。以婦女爲博進。署女子年歲相貌。覆之局上。決勝負。其中有一人。言狀似是倭土米。此紙爲一軍校所得。

復揚之於衆曰。得一百披索我鬻。此人彼之爲此。蓋爲大帥必以此爲酬庸具。故燭遂。至此於是數日。余室中閑無人至。時有土人之婦。以飯蔬入飼余。於此數日中。飲食臥起咸自由。雖知此後受戮。然安樂待死。於心亦適。是日居七日。較來時軀幹重至一倍矣。精神力量均復。閒中輒伏窗眼外矚。冀見倭土米及瓜迭馬克。然此二人均未遇。竟遇余深仇夙怨之人。一日黃昏中。亦進窺余室。十分鐘之久。似狸狌。貞鳥於樊中。其在門外。屢屢徘徊。意似待門闢。卽進以揆我者。然明日夜中。爲余受刑之日矣。此時忽見營中規模頓易。飲博皆息。三五成羣。相聚議論。甚有怒詈者。方若望。債余之日。門外廣庭中。聚兵極夥。見可太時騎白馬。盛服入門。武弁咸作怒容。面可太時而旁侍之語。兵聞此武弁言。咸鼓掌稱羨。少須可太時與語。久遂鬪然散。明日侵晨。有四壯士入暗室。召余行。余問安適。壯士斥余曰。奸人領汝面軍帥。余念時至矣。然猶笑語曰。此亦佳勝於暗室中多矣。壯士曰。固佳。惟汝所易地。今殆終局矣。彼人固以爲余此去必死。迨五分後。至可太時密室中。可太時中坐。馬林娜旁侍。尙有

副將軍數人雜坐。可太時先相余始問曰。爾非溫非平。爾爲雜種。旣叛英國。復叛西班牙。爾先沈溺土拔司古河中。已乃入都。尊爲神道。我軍又自祭臺中脫爾。爾竟助土人拒我。夜中我兵出時。爾亦與謀。尋爲瓜迭馬克參謀。拜大將軍。助之死守。此語確乎。余曰。確甚。可太時曰。爾今日爲吾俘矣。爾旣叛種。而復叛教。卽有一千性命。今日亦決無生理。余亦不問。爾何爲作如是行爲。但爾罪狀。一一皆實。爾殺西班牙人幾許矣。爾非土人。我不能科汝以臨陣博殺之律。但爾白人。乃爲此事。則見殺者。當科汝以謀陷。溫非而汝聽之。余今定爾絞罪。加爾以奸細及叛逆之名。余聞言心膽亦碎。然仍抗言曰。此尙何語。可太時曰。尙有後言。雖爾罪彌天。能告我以一事者。死亦可赦。不特赦爾。且令爾從大軍歸國。特未知天帝之意云何耳。余所求無他。吾聞孟德淑馬窖金之所。汝曾與聞。此金爲我應有。以是夜爲彼所奪。聞人言爾坐小艤。載金而出。確乎。今令爾自擇生死之路。苟告我。卽不死。余此時意繙紛淆。茫然無主。自念若告以窖金所在。則吾義立喪。然尙可自由得復面鄉井脫不告義。固不隳。

而人且立殞忽爾念及窖中立誓誓不告人之言又憶倭土米生死恩情勿論吉凶如何又何面以對吾公主遂決然無疑對可太時曰大將軍我不省窖金之所寘吾於法可也可太時怒曰奸人汝乃倔強至是爾當思卽有誓言今亦無患彼神爲吾神所勝不能爲禍且國滅帝囚瓜迭馬克方爲吾奴隸汝畏之胡爲守信又胡爲者爾亦知此金分爲吾得且吾非擁此自封將用以分賚將士彼茫茫瓦礫之場何從得錢犒吾師旅爾更思之余曰大將軍我殊弗知可太時笑曰汝腦筋亂或且健忘然我不前言乎不告卽死死法亦非倉猝爾曾客西班牙亦聞吾國之刑人可十日弗殊者爾知之否語已撫鬚睨余曰吾患汝記性遺落今將以法追取爾之靈慧余曰大將軍聽汝所爲爾屢屢呼余爲奸人我豈奸者我爲英國皇帝子民非爾西班牙子民也余之來此本覓吾仇汝軍中所謂沙西代我所謂若望者母仇也此人絕無賴以彼之故我始力助土人今墨都已破我乃爲囚然君子之滅人國卽殺人亦出堂皇何容此瑣瑣爲者矧我不省藏金所在今將軍欲殺我趣行刑可太時曰若

照軍律。汝可趣死。亦不欲以非刑相窘。惟余統大軍至此。旣秉節鉞。復司宗教。汝拜偶像。親見基督教人慘死於妖神之側。以此之故。按之教門法律。宜不良於死。至沙西代裨將。我但知其勇。豈能以爾背教背國之言。遽加誅戮。此時余觀可太時似有所得。因曰。爾運良弗佳。我今將以爾付諸爾仇。爲汝收場之地。汝須澄心思之。當趣言可免死。若付大仇。沙西代以嚴刑酷汝。汝將如何。趣報我。余聞之大震。欲暈。不圖沙西代竟爲我訊讞之官。則自問萬無生理矣。彼之夙心。亟欲圖我。如鑄玲瓏之物。將細細以小刃刻鏤。我將何堪。然吾之志嚮與信義。又何可一日舍吾而去。仍抗聲語可太時。曰。吾已報大將軍不審藏金地。至大將軍欲處我極刑。我聽大將軍所爲。惟願上帝曲赦大將軍行此暴逆事。勿致冥譴。可太時曰。爾食人肉。拜偶像之凶人。亦敢指九天以爲正耶。左右趣沙西代至。使者旣行堂上侍者寂然無聲。以待余觀馬林娜眼中。至有哀憐之意。惟此時不能更向可太時爲余緩頰矣。蓋可太時之意。不得金不止。然可太時之爲人。亦非殘忍。特爲梟將裨卒所僵。不能不以得金求解。

於部曲耳。馬林娜尙有心於余，仍附耳作密語。可太時先尙傾聽，既乃以手麾去之。曰：馬林娜汝勿言。吾性命所關，號令所係，安能赦此英狗？余前此欲雉經其人，汝不言。彼知藏金處乎？且吾得諜言見此幽以小艤渡湖，金窖幽必知之。尙有一人同彼窟，金竟不得返。是必生瘞之窟中矣。汝之懇懃求免其人，其人與汝胡涉者，今且勿言。吾心焦烈不可止也。於是手扶頭似有所思。馬林娜似示余以無可爲力者。余亦遙報之以目。少須靴聲橐橐至。若望已立吾前，年來飽歷艱難，狀亦如故。此時周身作金縷似在武階中已涉通貴。一見大將軍即脫冠爲禮。以外貌觀之，凜凜英武竟不知包藏禍心處。其中堅之地，余一見若望，熱血仰沸，自念身旣受縛，毫無氣力。且轉盼即付此賊刑鞠冤窮之極深悔當日何以冒生此世界之中爲是苦人。此時若望見我微笑問可太時曰：大將軍傳呼何事？可太時曰：伙伴汝識此階下死囚敗種之人否？若望曰：知之。彼三次必欲得我性命。可太時曰：彼三次謀汝，皆不臧。今汝復仇之期至矣。彼言與爾有大仇，誠告我何仇者？若望撓毬久似不能出口。徐曰：此

事殊不欲言。然我不明言恐動大將軍之疑。今不能不徑直道之。吾少年時頗放蕩至英時遇一女人卽此鹵之母亦產自西班牙。此女不幸嫁彼英人。待之殊虐。今吾且不詳言。此女固契我者也。尋彼父仇。我與之校劍。力敗彼父。故此鹵恨我。至於次骨。余聞言憤火中燒。欲裂其胸臆。彼人旣殺吾母。復重誣母節。不禁自弛其繩。力跳而起。斥之曰。汝謀人之人。乃白晝造言如此。狂謬若望語可太時曰。此人無禮。請大將軍定曲直。若此人非囚者。則請與之校劍。不忍更受彼罰。今旣淪爲死囚。我與校劍者適足自辱。可太時語余曰。背教之狗爾。更敢無禮。斥上將者。我將焰炙爾舌。令爛。又顧若望曰。汝言必非謬。汝前此少年浪游之誤。我隨軍有神甫。請彼爲爾懺悔可爾。此鹵我且勿論。其他惟其人知藏金之窖。而抗撓不言。彼瓜迭馬克固不言。而此人可以刑訊取之。瓜迭馬克者野人也。甯死必不言。若此人自背宗教。毫無信義之人。必畏死。一與酷刑立時吐實。今吾以其人授爾。先與俘囚同加嚴鞫。若仍抗不言。則專刑此鹵。至於何等酷虐。悉聽之爾。吾不與責。務以得實爲準。趣走而報我。

若望曰敬謝將軍吾待罪兵間漸涉升途此事似非吾責請付行軍司馬吾力但知殺敵至刑曹之事則有司存若望言雖如是而神情暢滿已極且於詞氣之間甚露得意可太時聞言悚然曰賢哉伙伴此事原不應干爾貴人惟吾亦不以爲然但以軍中情狀觀之非此不足以息衆讐而平士氣軍中方資重款彼復倔強刁詐如是吾軍中幾以老夫爲貪此金不出以犒師奈何吾觀彼野人卽被殊刑必不見告惟以此人屬汝者以汝知其人爲小人之尤且曾三次圖汝汝卽以極刑處之亦不生其慈祥之心汝趣以其人去幸勿縱彼必具獄詞報我若望鞠躬曰敬如大將軍令雖然必請大將軍檄授我以訊鞫之權方敢自行其意可太時曰趣以囚去吾檄立發若望曰將囚安適可太時曰卽就所檻處鞫之彼中吾已部署彼至時尙可晤其同儕若望乃麾兵引吾至舊處語兵曰好將囚余卽臨訊

第二十九章

兵士引余不至原處直至囚室之外堂爲守兵所居者此時余手足皆縛二卒拔劍

守候。聞隔壁有鐵椎敲鑼聲。聲曠如牛喘。少須門闢。二忒拉司葛蘭人作獵狀。以手擣余髮及耳。入余原住處。余入時。聞有西班牙人太息曰。傷哉囚也。雖名背教。然亦慘矣。門復闔。窗櫺悉加以幔。室中洞黑。如不見人。然微見火光處。卽地上烙足之銅盤。星火灼耳。余得見室中物狀。卽恃此光。以燭地上列三小榻。空其一。無人。小榻上二人。一卽瓜迭馬克。一卽太苦拔城主。均縛於小榻之上。翹一足於火盤之中。其後有刀筆吏削牘記囚言。往來行虐者。均土人。有兩西班牙兵居中。調度空榻之旁。立一西班牙人。視之若望也。初見土人以太苦拔城主之足。陷入火中。先猶不言。尋乃號痛。瓜迭馬克忽迴頭語城主斥勿號。余視瓜迭馬克之足。亦瘞火中。瓜迭馬克曰。汝號何爲。我豈甯睡於此者。吾友第觀吾動靜可爾。而吏士卽書此數語於牘方吏。作書時。瓜迭馬克已見。余然瓜迭馬克痛極。臉上作灰色。而言語猶侃侃如國老聚會時論辯也。見余駭然。曰。透而汝亦來耶。吾以爲彼人釋汝矣。汝謂西班牙人有信義否。馬林杞語。我曰。西人必以禮見待。今之禮如何。以炭烙我。以鐵筋刺我。求索藏。

金透而汝知之安有藏金之事耶若我果有藏金詎不樂輸之貴質而裔胄今日所餘即此瓦礫之場及白骨耳方語至此土人批其頰曰狗勿聲余此時知瓜迭馬克旨蓋欲余無言瓜迭馬克累敗之餘而能操勝算者即在此着余亦男子又有知己之感安能遽敗其謀故余亦立意不發其事然能否不發俄頃見矣此時若望畧一舉首二土人即縛余於榻上若望操西班牙語謂余曰溫非而天意最難知汝逾重洋覓我我累遇汝汝殊無一次僥倖余以爲死黑奴艙中矣而汝不死又以爲死鯊魚之腹矣汝又不死兩次均得生然汝之得生吾寢食都廢今日我願遂矣始知天心留汝即俟我今日之作用今日若更能逃則我將來必落汝手然吾深知汝此遭必死我尙欲與爾作數日盤桓於願始釋今汝將何擇趣告我我奇刑多有出汝意外者此土狗以爲用火炙人已成鞫囚妙訣尙不知其有他法存焉因以指示壁間刑械告余曰吾術精吾械富汝可自擇其佳者余不答計惟忍死不言以示弱於此賊若望此時以手撫鬚曰容我思之爲汝部署旣而曰得矣麾土人曰奴來取刑具

以下痛苦之言余亦不樂敘於此亦不欲令讀吾書之人謂我圖報母仇之故至於此灰天下人子之心一言蔽之若望及諸土人寘余於非刑約二旬鐘之久法極離奇苦不可狀余備諸刑似若望生平精於此道者余量時若望時以冷水噴余面或以酒灌余口令甦然此二旬鐘中余實未嘗言痛亦不吐一言此固可告之朋友亦以自信者蓋我之被刑匪特切膚之痛且以人生極不忍聞之言俾余受之然彼亦至於罷茶不可振卒不得余供詞始斥余爲英倫強狗此時可太時入室馬林娜隨其後一見余狀頗爲慘慄問若望曰囚何言更乃以牘進曰太苦拔城主言藏金於彼園中莫審其處此二囚皆無言可太時微語曰眞男子又語曰釋城主明日以人隨之至園中覓藏金此二人今日停刑容彼蘇息明日或自言之於是入於別室與若望密語馬林娜尙在刑室之中凝立先見瓜迭馬克之足慘然動容旣而迴念前事乃從容告瓜迭馬克曰王尙憶前此拒婚時乎吾曾言王不貴我我將自貴此言王當憶及今事變已形想王當知自悔我在此殊爲王憐若在他人則視王尙何

憐惜之。有瓜迭馬克笑曰。婢子爾賣國使寡人至此。然無汝者安有今日。吾所深悔者不當日斃汝於吾禦之下。今尙何言。惟汝以降鹵之貴自外於人類。死後且伏鬼誅。汝亦何貴。即汝前此所言在今固驗。然吾言之驗亦將驗諸。即日馬林娜聞言迴首而顫。狀甚震恐。少須見我。復大哭曰。傷哉。吾友。余以方言慰之曰。馬林娜勿哭。爾有眼淚何濟於我。然能得當以拯我爲佳。馬林娜嗚咽答曰。可。遂出。已而可太時亦出。於是土人背太苦拔城主及瓜迭馬克出。以二人足均焦爛。不能履也。此城主立暈於地。瓜迭馬克行及余前。謂余曰。透而別矣。君眞貴質而子孫至有膽勇。爾爲我及我國家可云不遺餘力。我今殊無以報。惟上神有靈必佑君耳。瓜迭馬克此言臨命之言也。後此遂不更聞。是中僅有若望及余與二三土人而已。而若望尙以語調詆冷刻已極。且慰余曰。吾友罷乎。余恨無杯匕相款。然爾能久當亦自不覺。楚今夕甦。息明日當如恆狀。然爾勿謂吾技已窮。此不過小試而已。汝心或以爲誓。不我告。我必痛恨然誤矣。吾意惟冀汝永永無言。吾甯不得此金。惟欲爾與我多周旋數日。

亦大佳事。余尙有他法當請爾備嘗之。天下人往往一身被刑一無所恤。一見所愛之人被刑則五內崩裂。譬如當日吾恨汝父乃力死汝母今將寘汝於無可如何之域。汝謂余操何術者。汝尙憶土人中有女子曰倭土米者誰耶。余聞言大震曰倭土米今如何。若望大笑曰汝出話矣。明日爾尙當大詞費溫非而汝亦知倭土米爲孟德淑馬弱息其人甚美麗。聞爲爾妻以彼中儀節嫁汝。余儻得矣。今此女亦在吾掌握之内。少須令彼來此爲汝溫存爾聽之。明日余將令彼爲汝所爲。令爾目矚不令他瞬。此時汝或吐實然已遲矣。余此時腸如涫湯色爲之斂語之曰吾一身受戮。固然也。爾可毋爲此惡劇爾亦人類何至於此。我思爾或不窮凶至是即可太時亦未必能如所爲。若望曰可。太時烏知者。即使知之吾已得大帥批牘授我全權。但得金母論。如何峻法咸不之理。今茲非刑汝固弗恐足恐汝者惟有此法耳。爾須知仇毒之於人甚矣哉。爾恨我深然亦知余之恨爾須以十乘之方得其數。蓋吾之恨爾一爲英人一爾眼爛然絕類爾。母爲余所尤忌且爾前此以棒毆我狀如打犬此等深仇。

至於今日。余面目天良兩俱忘失。何事乃所不爲。然尙有一語明白奉告。余實患汝深。故第一次見汝。卽出吾劍知汝將來爲我禍胎。不少自是以來。畏葸之心日滋一日。至於寢食都忘似爾。仗劍尾吾如影附形。此何可者。吾惟爲汝之故。遂逃出西班牙。至於臨陣相見。俾我逃遁如鼴鼠。然爾我二人交際似有天意助我。汝咸不得一勝着也。雖然。爾雖累敗。其志彌可畏怖。若以我之計。惟立斬爾頭。留之終屬非計。而所以未誅者。吾畏汝厲鬼。猶之汝母一亦以可太時將令。故不敢立出吾劍。天下惟有懼禍之心。故凡事倒行逆施。百無所恤。以今日論。汝在吾掌握。苟可以晷刻之間。令汝羞辱痛楚者。吾何憚不爲。卽冥譴亦非所畏。蓋吾前此隱慝纍纍。何妨多種一重罪果。汝須自知爲死母。故如是不辭勞瘁。力隨吾後。吾安得不恐脫一日竟落爾手者。我將奈何。故吾甯冒下流。名目必置汝於死。言已自去。余立暈迨醒。縛已早釋。臥於衽席之上。有女子坐吾次。聞彼口中喃喃作愛憐語。時已垂暮。尙有微光視之。則倭土米也。容光已復不類。前此菜色矣。余忽憶若望之言。乃大駭。語之曰。倭土米。

爾來耶。倭土米曰。然彼人雖刻毒。然知君病。特以吾來慰君。我今日見君作如此狀態。乃無術足爲君報仇也。語已而哭。余止之曰。勿哭。將餌來。倭土米曰。馬林娜已以人將佳餌至絕夥。余曰。趣將來。倭土米一一喂余。余得食畧清醒。然刑創乃大痛楚。呻吟中問倭土米曰。見若望乎。倭土米曰。未也。吾與姊氏別已二日。所見西班牙人。只有軍士二人。顧吾到此候君。不知以我至此有他故否。余曰。茲有人知卿爲吾偶大帥。亦已知之。倭土米曰。然同虜之貴人。安知不以吾二人告敵軍。然西人待君。胡爲若是之酷。殆知君助吾國行師。因而仇視。不稍寬假。余曰。此間另有人在否。倭土米曰。守兵在門外。此中殊無他人。余令倭土米附吾耳。余乃以若望之言。一一告之。倭土米聞言大駭。因曰。吾之愛君。不爲虛矣。前此惟有情愛。今則事君如天人矣。天下安有人爲故君。守義至於國滅家亡。以後然。則吾有大幸。乃得與君在第一次晤面時也。嗟乎吾夫君眞天下至信至忠之義人也。彼西班牙人行如是嚴酷。吾不辨。彼爲何等種族。今君委頓如是。吾必爲君將護。至於完好。想彼敵軍亦知君創重且。

死不爾。胡爲以吾至此。余曰未也。禍且旋踵而至。吾今亦不能更祕。乃悉將西班牙人將處公主以嚴刑之故。一一陳說。公主聞言不答。然余觀其上下層皆作灰色。迨余言既乃太息曰。吾觀此種透而較吾國祭師尤酷烈。吾國祭師殺人尙云奉祀神道。若透而爲財而陷人於炮烙諸刑。則尤吾所不解。今事既至此。君將何計。余曰。無之。卽有之。亦防卿所不樂聞。故不敢發吻。公主曰。君太虛劣。我則尙有膽力。君得母謂。今夕中吾兩人同裁此室中乎。余曰。然。今日弗死。明日之慘辱。有非言所詳者。此二事中爾。我當自擇。其一天既不能相予。則予二人惟有自加保護耳。倭土米曰。世安得有天。有時。吾不信。吾神力乃遁而慕君之宗教。而事天主。今則並此而亦弗信。君不嘗言天主至慈至惠。然旣云慈惠。何爲庇此忍人。今日吾他無所崇拜。崇拜者。祇君一人。亦毋須更求冥冥之昊天。不我降鑒矣。此間有繩。君我可同歸於盡。不待天明。我二人已同赴極樂世界矣。惟爲時尙早。吾二人尙可夜譚。吾知擒我被刑。非天明不可。我及其未到。尙可同赴死程。於是二人追叙前此情緣。瀕於患難。及同。

履祭臺之上。與困苦重圍之中。痛哭殤兒等事。一一追論酣暢。中夜已逾半。默然久之。倭土米復以至慘厲之言語余曰。君苦既深。吾亦至困。彼此夙定之計。今可行矣。吾生前命舛。此後當永息。無復痛楚。君待我至優。復忠事吾國。終始不貳。吾今預爲君部署可乎。余曰可。公主遂興。以手理繩。二纓均上。余曰。卿當助我投纓。我力不能興。於是倭土米抱余登諸小榻之上。余先拓其繩。將入而倭土米亦以小榻與余迎面同立。攀繩將置其頸。此時言無可言。只有親吻而已。倭土米尙問余曰。吾夫。此時何思思我耶。思兒耶。抑念及海外意中人耶。旣而曰。此何須問得。君同穴足矣。尙何呶呶之有。今愛情同斷。吾諸無所缺憾。惟爲君耿耿於心。復問曰。曷去此。墾足之榻。余曰。去之。余復能失信於瓜迭馬克。又何忍。明日見卿被此慘刑。倭土米曰。君更與我親吻爲禮。余從之。倭土米方欲去榻而門乃大闢。已而即闔。有一蒙袂於首之婦。人入左手秉炬。右攜一包裹。一見吾夫婦。將投繩疾追而前。駭曰。君夫婦何爲透而爾癟發耶。余聞聲知爲馬林娜。倭土米曰。此何人。乃識君。彼豈不容吾死耶。馬林

娜曰。吾爲馬林娜爲救公主夫婦來也。

第三十章

此時倭土米去繩而下。與馬林娜對立。神情慨然曰。汝爲馬林娜爲救吾夫婦來耶。爾賣爾國家死者數萬。皆蒙羞而沒。若以我計較甯死不受爾援。倭土米語時仍然有皇家風度。蓋不受其憐。始發此一腔忠憤。以馬林娜爲可太時決策。倭土米早已知之。余聞倭土米怒肌爲之慄。至此又復自惜其性命。計馬林娜一怒必決然自出。不爲吾地。然而馬林娜竟夷然不置念。聞言時羞赧可掬。此二人本皆美麗。然以倭土米較之深自不同。一威儀凜然。一但嬌柔而已。倭土米於此死生呼吸之交。仍然以高情感氣。攝馬林娜毫不爲卻。少須。馬林娜曰。敢問公主何爲與人同命於祭臺。倭土米曰。情愛所感。不覺至此。馬林娜曰。然則婢子亦愛可太時故出之。擊情非得已也。今日公主可以勿責。我輩巾幘中人。愛情所鍾。尙希原宥。卽公主不猶女子之身歟。亦何怪我婢子深知罪戾。深重屆時。自有結果。倭土米曰。吾行吾愛。未嘗妄害。

人汝愛一可太時如何者試觀刑牀之上爾之皇帝躬被嚴刑汝亦知之耶且吾夫尤汝之良友乃屬之深仇沙西代令彼窮刑今觀其狀貌詎復類人爾今且俯視其創吾夫惟欲救我不受敵人之窘故同謀自經以免奇辱此皆汝輩所造之因今日乃得惡果爾賣國求榮吾將力唾汝面今夕若憑吾一人制斷萬不願假汝殺人之手活我殘生馬林娜以手掩面嗚咽不止曰公主幸恕婢子已往之事已無可挽回今茲不言明日將以公主罹彼殘刑矣倭土米曰然今以吾夫視我實甚矧皇帝已被淫刑我堂長公主卽受之亦不爲辱旣西班牙人不重女權蹂躪及於婦女則我亡國之殘貴更何待言馬林娜曰此事可太時良未之知婢子可以立誓代明其枉至於行法之苛悉其部曲求金故逼迫而行此倭土米曰爾何不問爾主人彼沙西代何爲行此馬林娜曰沙西代之窮兇極惡婢子得間必爲公主復仇今時促矣婢子之來蓋愚彼可太時謂至此可探藏金消息吾初意本救透而今公主在此亦可以同出倭土米久乃無言余急問曰汝何法能出我於險馬林娜曰事之成否

尙未可知。惟能出此門。尙可隨機自脫。彼軍士邏僨已釋。吾挾得西班牙兵衣。易之以出。君白種人。可以勿致人疑。至於公主。我亦有衣服在此。惟語之殊唐突。公主耳。然爲時已促。只能服此。始可出困。吾尙有利刃一。亦出君腰間。因啟其櫟。出刀及衣。余見刀知。卽從河上地亞時手中所得者。馬林娜先取女衣授公主。衣爲營妓所衣。中有紅黃之縷。倭土米見衣。愕然曰。婢子奈何以汝所衣授我。我安能衣此衣者。馬林娜此時亦大怒。急淚奔出。曰。此語雖婢子亦不能更堪矣。將欲裹衣而去。余急止之。曰。馬林娜爾勿怒。公主身在難中。自爾口不擇言。因迴面公主曰。卿勿怒。卽不自顧。己身亦當念。我勿以嫚語。傷人此間。舍馬林娜外。我輩更無餘望。足以自脫者。公主曰。吾夫吾惟願無人見撓我二人。可以同歸於盡。今旣欲求脫。我何妨以此自穢。然究何術能脫此險。彼守關之卒。安能出我。卽使能逃。逃將焉達。馬林娜曰。此門焉得開。以邏者俱在門外。吾來時經門次。亦已下鎖。然君前勿畏門者。吾自有術足以遣之。且此窗均木杙。以刀斫之立斷。旣出此門。則僞爲醉卒。公主詐爲營妓。扶之歸。

宿。或能自脫。至於外此禍端。則不能預料。我亦躬冒重眚來也。若可太時知我釋君者。吾不審將何術以自脫。因太息言曰。可太時勝矣。待我焉能如初耶。余曰。我右足尙能行。其他聽造化耳。雖然。卽更爲彼所獲。厥狀亦不能逾於今日。馬林娜曰。透而言當。今別矣。吾更濡滯於此者。禍且立至。吾舍此別無他法。幸故人珍重。但願君得福星照臨。得脫於險。嗟夫。透而若我二人。更無晤面之期者。君當時時念我。余曰。謝馬林娜。汝行矣。馬林娜匆匆出。旣出門。復下鑰。微聞輿夫行步聲。似已歸矣。少須。萬聲都寂。倭土米傾耳側聽。守者均去。余亦莫知其所以然。但聞遠遠有酣飲呼詈聲。余曰。竟吾事矣。倭土米似疑曰。此着非佳着也。吾至不信其人。天下無信義之人。安能必其非毒。幸君尙挾刀腰際。脫不幸尙可需此。自圖。余曰。是人固降虜。然待我良厚。卽落彼人手中。當更無慘暴如今日者。等死耳。何憚。此行。余據榻坐。以刀斫窗上木杙。立斷。殆寬可容人。人亦無知者。倭土米以兵衣加余。余此時力不能勝。且鱗傷及於全體。觸衣亦痛徹心腑。其最難者。受烙之足。仍納靴中。以創觸革。尤奇痛。竟欲

留此待死較逃爲佳尋亦強納之惟倭土米着營妓衣時心之羞憤較余肌膚之苦當尤烈迨旣服蹙其雙蛾語余曰我服是衷乎余曰性命呼吸何別流品且矯裝亦何病於貴人公主曰患難中冒爲此服在君固不省然我何堪且君外國人安知我之國俗今吾先出君必續出我力不能兼內外也若其勿能則我仍進與君同歸耳倭土米長身玉立支幹靈警一躍已出余先以榻墊足已乃騰躍上窗然右足奇痛但以半身仰臥窗外倭土米以力出余如從竇穴中出死狸焉旣出立仆於地足痛徹心倭土米扶余起四週環矚闐然無人卽醉人聲迹亦沈普波之山陽光亦將動余曰道將安出方倭土米見俘時可太時許其於禁地之中游涉且土人之女記性佳凡經足所行靡不記憶因告余曰出南門此時戰事已訖守衛或疏且吾於南門行絕稔於是余倚倭土米以右足跳躍而行此時雖痛亦不之恤行逾半里不遇一人至左轉時遇險矣時有三卒扶醉至其後尙從土人無數第一人問曰來者誰氏趣報我以名余作醉語報之曰伙伴夜來佳否來兵曰天且曉何云夜也爾不觀日

光且升耶。然吾何以不穩汝。似於行陣中見汝。因復大笑。余佯爲醉態。曰。同蒞兵間。乃問吾名耶。將軍此時尙呼我。何多事耶。因呼。倭土米。曰。趣以脰來挾我。天黑我安辨路。衆愈大笑。中有一人。謂倭土米。曰。勿隨醉人。且隨我。乃力擊倭土米。作恐狀。示來卒。意似畏余者。於是復前路。轉衆乃不吾見。方見衆時。余尙力支。至此痛不可忍。立僵於地。倭土米力擊余起。曰。不行且死。余忍痛復行。不期何以得至南門之下。自念未至。當已死。至時。西兵已歸宿。剩土人向火於門下。余作驕很之聲。叱曰。狗趣。啟關。土人見余爲西班牙兵。卽起立。將啟關已而復止。曰。君以何人之命出此。安適。然彼以氈蒙頭。初不之審。但其聲甚穩。余乃大驚。因曰。吾醉極。防爲大將軍所見。出門少散。迨醒。更入。汝問何爲者。爾問我何命。吾蓋奉一己之命來耳。汝尙未知我爲兵官耶。更問者。立笞汝。令弗吠。其人顧其伴。告透而乎。伴曰。安可往。沙西代將軍罷極矣。傳令。苟非重要之事。勿令醒。至於啓關與否。爲事尙小。幸勿告將軍。以逢其怒。余聞沙西代在此司門。鑰蓋九死中一生矣。果彼一醒。見我。則事如何。余此

時忽憶及問我者。卽爲司刑之隸。念彼見我。又將如何。彼昨日司刑。安知今日不能辨我。驚極。噤不能聲。此時非倭土米有權變者。余亦莫出此門。倭土米居營中久。習鄙語。作矯情謔浪之態。與之調詆。土兵悅。乃開門。麾余二人出。旣出。余幾暈而仆。倭土米趣余曰。朋友爾。試起。胡爛醉如是。爾欲睡者。覓草間睡。勿冷臥於此。乃強起余。門兵亦笑。臨助倭土米。余得二人力。亦起。起時冠落。土兵拾冠授余。余面已爲土兵所見。余急行迴顧。土兵似癡立。有所思。余語倭土米曰。彼殆識我。彼一覺卽來追矣。倭土米曰。趣前避林中。余曰。更前不能動矣。復仆。方余未仆。倭土米力抱余。行五十步外。至榛莽中。余更視。見忒拉司葛蘭土兵。已以棒來追。余告倭土米曰。已矣。邏者來矣。倭土米不答。抽余刀置諸草間。令余僞睡。曰。勿動。此第末造生機。瞬息卽逝。成敗。此一舉耳。余手掩面僞睡。少須。有人披榛入。立吾前。倭土米曰。醉人已臥來者。何爲。兵曰。吾將視其面。因力掀余手。曰。天乎。囚也。吾昨日方處汝。以刑奈何逃也。倭土米僞笑曰。汝得母愚。彼醉人强吾。至此。何乃言逃。土兵曰。汝安知者。此人知孟德淑。

馬窟金處爲值絕大。因舉棒且下。倭土米曰。死之耶。此中奧妙我殊不之知。旣爲重囚。汝速挾之行。我正慮其醉。故心殊厭之。兵曰。然吾今尙弗殺。縛獻沙西代。當得重賞。汝且來助我起此囚。倭土米曰。勿趣。趣且探其囊。或得錢者爾。我分肥之。兵曰。善。於是伏而探余囊。倭土米立其後。余觀倭土米眼光直如祭師殺人時。猶狀忽就草間。出刀用刀極研。兵立仆。倭土米亦暈尋起立。張目視此死卒手中尙執刀而顫呼。余曰。趣起他卒將更來。於是余復披榛出盤散力行。初行尙力。旣而昏昏如入夢。但見有土兵一小隊揚械大呼而出。倭土米力趨來卒隊中。余尙見之後。乃不省人矣。

第三十一章

余醒時已在山洞中。光隱約。粗能辨物。倭土米坐余旁。有土人聚黃葉於鼎作烹物。狀余問倭土米曰。此何地。吾遇險否。倭土米曰。君幸無事矣。後此不知如何。今日或能倖免。君今且食。因進湯液及餌。余食飲至甘。旣飽。倭土米始言曰。君亦憶忒拉司葛蘭來追時。吾狙殺之。君尙憶之否。余曰。憶之。吾甚駭卿。何以有此大力。倭土米曰。

愛君切且危。君不覺死力奮出耳。吾今私祝後此莫遇是險也。然君今亦勿言。此言之滋悸。迨吾旣將君行。復有二卒來追。見死卒。追乃尤力。垂及矣。以君此時眩暈不前。吾又無力支君。持攜強步。迴顧來軍。不及五十武。忽見林中復有八人逞矛出。視之。乃吾舊部。此兵卽君當日所蒐簡之殘卒。彼伏莽狙取西兵。冀復其仇。蓋義士也。見君爲西人裝。意爲西兵。故從草間擁出。然君此時尤危殆。吾行罷氣墳咽不能聲。且吾所服衣。彼又莫辨。幸吾自言徽號語來。軍已而神定。稍與言來狀。而追者已至。吾告此八人。請救我。於是此八人殺追兵一。復縛取其人。遂以衣爲綳。以矛爲檟。共昇君登山。行二十里。至於此地。君已酣息三日夜矣。透而四覓。竟不得君我二人。昨日有西班牙二人。挾十土人至此。未及百步。土人欲爭出與鬪。吾力止之後亦自去。吾輩尙可得須臾之生。待君少甦乃發。余曰。失巢之鳥。飛將安適。公主曰。趣杉城耳。否則渡海。舍此都無生機。余曰。海路安可行。西班牙船已佈滿海峽矣。卽歸杉城。不審父兄如何見待。以吾輩兵敗國亡。且死彼子弟無數。何面目復見彼中父老。公主

曰。且冒險歸城中。尙有義人。可以更燃餘燼。今吾且爲君裹傷乎。於是居山洞又三日。倭土米左右余未之離。三日後。余自覺能受昇矣。是夕數卒。仍以矛代橫。昇余於其肩。已而至岡上。時有守隘之兵沮余。倭土米語之以狀。且令歸告留守大將。余隨之緩緩而行。以昇卒肩余。涉此高岡。爲力亦罷。旣近城。夕陽方落。而城中知公主至。咸震動。余過時。人咸聚觀。婦女知彼夫與子死兵間。爭聚而肆詈。覺今昔之勢迥殊。帝暖有非人所料者。前此萬人護衛。樂工奏技。花朶被於廣衢。今日夫婦逃死至此。四卒。昇。一。傷。人。倭。土。米。去。宮。粧。易。流。倡。之。衣。女。子。笑。指。不。休。尙。有。臭。黠。之。人。斥。余。爲。禍。水。余。自。思。但。置。而。已。尙。足。聊。生。及。余。行。經。巨。廟。達。於。故。宮。天。已。垂。暮。宮。後。火。山。烈。燄。冒。天。矣。余。已。近。故。宮。宮。中。畧。有。供。張。無。燈。燭。食。餌。皆。窮。窶。所。饗。者。余。夫。婦。遂。匍。匐。自。寃。臥。處。余。創。痛。不。可。止。倭。土。米。以。余。爲。睡。熟。矣。起。而。坐。哭。是。人。意。氣。自。高。從。不。爲。滂。沱。之。態。自。哭。殤。兒。後。此。爲。第。二。次。哭。矣。余。曰。公。主。何。爲。悲。愴。如。是。公。主。嗚。咽。言。曰。君。尙。醒。耶。果。知。君。醒。者。吾。亦。奚。哭。因。曰。君。觀。吾。百姓。見。薄。至。此。不。爾。君。爲。吾。夫。至。時。

應具王儀奉迓。今乃寂寞如是。烏能不悲。余曰。苟禮吾所不拘。惟此間之民。將圖我耶。抑縛付西班牙人耶。倭土米曰。茲未之知。明日當得朕兆。若彼必縛付西人者。我亦誓不更生。余曰。如公主言。死於是間。較諸死若望及可太時。淫刑之下。爲得。究竟我尙得生與否。公主曰。尙可生也。彼父兄初意。傷彼子弟二萬人。因責償於我。而意尙無他。明日吾當以忠義之言激勵之。或尙有萬一之生。君今且睡。容吾思之。即使不幸同死。亦不爲非福。於是余睡。旣醒而天已遲明。余驟見陽光。精神亦陡轉。

倭土米起尤早。彼夜來籌畫至三句鐘。爲計已得第一着。自易舊藏宮中之禮服。傳喚故舊大臣。聚國老。於日中時至宮外。公主自言。將臨告大衆。以亡國之故。倭土米計是言可宣之。衆中不能與。患得患失。年之元老。言之。余問倭土米曰。公主料百姓咸聽公主之言乎。公主曰。勿恐。彼民知吾輩出自圍城之中。且欲知兵間消息。人心好奇。必至無疑。今日尙有用武復彼子弟之仇者。君試覘之。嗟夫。倭土米之言。節節中要。垂及日中時。國衆果大集於宮外。幾無隙自容。此時倭土米卽故宮中理粧。

易服被烏羽之幘頸上帶瓜迭馬克賜余之金圈

此物儀士米於生死存亡之交咸攜之腰間

手中執紫檀金鑲之圭凡王儀應備者均御之以出公主雖久困風塵之中一經御此風神復

奕奕然尊貴無倫旣及日中斥從人以榻輦余宮外寢於陞上余初出時宮外百姓

哮喊如野獸當此之時雖勇夫亦且中沮時衆中咸怒詈殺此妄言者不則縛而獻之於透而倭土米執圭立於日中默然不言而陞下之衆且詈且譏厥狀不一甚有噪登者其勢如怒潮時有飛槊自下騰起從公主肩上過公主弗動亦不變色且露

不屑之狀尋百姓見公主天表儼然囂稍靜公主以清冷之雋語語其下曰此我所屬倭土米國中耶或仍在野蠻忒拉司葛蘭部中耶百姓聽之余僅有一口不能逐

衆紛辯爾輩中公舉一能言有行誼者語我更以我意達於衆人百姓又羣舉其人聲復譁噪最後有老人馬司拉者出其人在倭土米國中至有權力意主款西班牙方公主簡兵時此人已出而力格此時挾四人並上余覩其人似忒拉司葛蘭人來喻降者余一見知必無幸倭土米曰馬司拉趣言之又語其衆曰百姓止勿譁余言

畢。更定臧否。已而陛下之衆寂然。萬衆駢肩。咸傾耳聽。馬司拉言。此時馬司拉進曰。老臣告君主。及此不合例之男子。言絕簡。可咄嗟決耳。君主初來。請以兵屬貴塔滑。謂將助貴質而子孫伐透。而衆之授兵於君主。老臣之意殊不謂然。君主乃以巧曲之言。聳彼元老。至我輩欲迎降彼神道子孫。計乃弗就。君主竟挾吾精兵二萬出境。今吾子弟安往者。君主亦知歸者僅二百乎。此外非飽鷹吭。卽果獸腹。此輩之死。悉汝爲之。我子弟死疆場二萬人。汝夫婦二人。用抵吾子弟之命。甯復爲多。且汝二人之死。尙非吾父兄之意。汝試觀此間。有透而四使者在。吾且恭述透而大帥之言。悉以告汝。大帥之言曰。告百姓。汝擒孟德淑馬女倭土米。及其夫逸囚透而授我。我將窮治以罪。則全城之人。始大有福。若違令抗囚。不我授者。則爾全城之命同墨西哥一一無倅免者。帥府一喜一怒。禍福所係。爾當自擇所從。若謹遵吾命。則本帥府悉舉爾之前罪。列於赦條。歸順之時。亦不苦汝。不爾。將夷城爲墟。不令爾種族之名。列於人種。語已。對四使者曰。此非大帥之言耶。四人同聲答曰。馬司拉言當。百姓因而

又譁曰趣交此二囚爲求款之贊此時倭土米始發言衆譁復息且欲刺取其言倭土米曰百姓聽之吾今日夫婦二人如在衆百姓之前聽輸矣然吾亦不能不自述已事乞諸君聽之或馬司拉言然耶抑我之言尙不背於理也諸君謂我所犯者何律也其始吾夫婦奉貴塔滑故君之命乞師於父兄爾時吾曾何言者吾不嘗言同種之人宜合以拒外侮乎若不合安滑克同種之人是猶蘆莖孤立折之易耳吾言今果驗乎安滑克之滅非同種睽離亦何至於此其最無天良者卽忒拉司葛蘭種一心向外自夷其宗階下忽有一人言曰君主言然倭土米曰吾言果不謬矣若安滑克種人人能立亦何至國破家亡凌夷至此若當時人人能如吾城之父老聽其子弟趨袍澤之誼亦安有今日今惟爲此二萬人子弟之死父兄乃縛我付之寇讐實則吾於此二萬人中亦有親戚故舊決脰洞腹於其中吾至不爲之傷感階下人聲復動似怒倭土米曰勿怒更聽吾言吾豈無情特以吾同胞二萬人之死死爲至榮其死之烈較諸生而爲奴之醜榮辱判若天壤父兄何爲樂於爲奴而憚於死國

且此語非我臆造。父老試觀透而所用之奴。非我種耶。父兄亦聞透而大帥之言乎。凡諸降虜悉用以供從役。待墨西哥嚴城再築始罷其徭。父兄之心殆欲率吾子弟極力自効爲彼人供役歟。嗟夫。倭土米百姓。凡供此役者。旣無叙錄。復無酬賞。但有鞭笞爲百姓賞賚。父兄乃不樂子弟之挽強。却敵特樂子弟之爲人眷鍤。旦夜辛苦死於壙中。畢生不見月星。不願據此山城爲自由之百姓何也。語至此少停而百姓亦羣相議論道其臧否聲囂囂然此時馬司拉復欲進言。階下百姓咸止之曰。吾輩欲更聞倭土米言。公主曰。百姓肯聽我。我感戴無極。蓋尙有餘言奉告。吾同種吾夫婦之罪。殆在以義士與寇讐決戰於義弗允。故父兄用爲我罪乎。然吾來乞師時。固未嘗預畫人數驅之死地。當時特將敵我利病。舉告父兄。請父兄自擇。乃父兄慨然以二萬人見屬。意父兄悔其輕率。轉以此爲吾一人之罪。甚欲縛置吾夫婦屬之。透而此何故也。雖然。吾今且將此二萬義士之忠烈。告我父兄。母待吾垂死閉口時。不宣其胸臆。轉以沒此義士之名。吾滋不忍。特戰場之事。一日百變。吾從何處抽其端。

緒雖然吾尙有言吾從夫時已生一子此子果生至今日則爲父兄王矣顧乃於圍城中眼見其失乳而死此事尙屬毫末不敢以告父兄父兄死其子弟二萬人其悲何如甯吾區區一在抱之嬖媿竟用悲梗因縷述圍城戰事及西班牙之殘忍倭土米義士之勇鬪語至一句鐘之久階下之人寂然而聽至言及余統此二萬健兒與敵搏於城下巷戰經月不却語至此二萬人中逃兵間而歸者皆曰良然吾輩目擊其狀君主言不誣也倭土米復曰適所言者父兄悉已聞之矣安滑克帝國自是亡矣皇帝及余夫婦女兄弟均爲敵因貴閥一無免者然透而初議願以殊禮待皇帝及一入其軍加以何禮者想父兄必未之聞耳置皇帝於小榻之上以銅盤爇火烙其足令言先皇帝藏金之所父兄聞之以爲慘無人理矣然猶未也吾夫與彼同種爲救吾國故幾亦燒殺甚至刑及婦人如我者亦將加以炮烙吾自度死不辱國夫婦同時投繯尋爲人所拯幸而得生旣脫險吾力告之吾夫謂倭土米父兄子弟悉皆忠誠決不於吾輩顛沛之時阨之於險吾惟欲救吾夫故變服爲營妓竄逃至此

若早知父兄以此見待者雖百死何由能來嗟夫父兄子弟吾死無憾惟願諸君勿降爲吾國自由之百姓且吾觀子弟頸背良不稱爲寇讐加以銜讐吾族子女亦何忍爲西班牙人褻玩矧吾種人尙有數千何爲不閉關與抗國居天險一夫當關百夫莫開何恤彼鹵之來子弟聽之勿謂趣君出戰爲我一己且爲我丈夫彼西班牙人以此忒拉司葛蘭叛種喻降是凌巖父兄至於極地因左手拾擲來之矛示衆曰若父兄必不見容我請畢命於此矛下迨吾死後請父兄昇吾夫婦之戶爲乞降之贊亦大佳事吾此時誠告父兄皆出之肝膽天下男子之死當死於自由不當死於奴隸爾輩試觀西班牙處置異種之法若父兄子弟過聽馬司拉之言去卽淫刑不遠矣因起余於榻上褫余衷衣去創裹一一指示百姓曰衆觀之此卽透而與忒拉司葛蘭人處置降人之法君輩更不見聽吾亦無術尙有一語諸君果不見聽則髡膚之重爲狀均將如此矣迨至一金都盡並不剩一完全女子始見透而待我父兄之如何也因置余於地一手執矛似待百姓再一叫囂則先死余後乃自盡也

此時階下寂然無一聲響。少須喊聲復動。烈於前喊。逾至十倍。此怒。蓋怒仇也。倭土米之言。挾忠義之氣。述冤窮之狀。明順逆之分。風采偉然。百姓聞之。人人鼓動。乃知此二萬人。均喪之。西班牙人不喪之。倭土米之手。天下斷未有婦人一餉之言能移。萬衆之心。如是之速者。人人爭袒。雙臂揚其矛。鋒馬司拉更欲有言。已爲衆斥而去。乃爭舉械擊此四使者。因曰。狗趣行告透。而我輩非驅之海上不止。時萬聲皆息。有長老數人。登陞執倭土米之手。親之以吻。因曰。君主爾之子孫。願盡死力。衛君主。百死無憾。君主之言。入我心腹。使我輩動其天良。且君主之言至確。丈夫宜死自由。不當死於奴隸。萬人旣散。倭土米語余曰。吾不嘗語君以百姓尙有義心耶。今則當備禦敵。即欲自衛不戰。亦不我聽。此時百姓求戰之勢。已成燎原。且可太時。若知辱其使者。亦必大怒。以兵臨城。今吾亦罷極須息。余曰。倭土米。世界之上。更覓有忠義懷慨。有制斷之女人。恐以卿爲第一矣。公主笑曰。我惡敢當然。以我得君一贊。並盼君平安。吾願已足。此外尙何求者。

第三十二章

使者雖見辱而去。然敵幸不臨城。城人亦無恙。余創亦漸平。惟知此城孤懸必無終全之日。卽百姓亦知辱敵使卽以挑敵。有識者亦引以爲憂。顧已無及。時百姓悉備戰。余與倭土米居中規畫。後有人言西班牙人五十。領忒拉司葛蘭兵五千撲城。余遂主軍。率倭土米兵共一萬餘。衆皆精治鎧仗以俟。余乃領之出城。至狹路之中。據之。以一旅守險。不用全軍。地狹不足用武也。余伏七千人於兩山甬道石壁上。積巨石以俟。自領五百人。阨守要路。餘兵悉用強弓毒矢。及槊。伏於甬道曲處。爲巖上蘭石所不及者。伏其身。余卽以諜僞降於敵軍。令爲嚮導。布置謂出萬全矣。然幸而不敗者。亦屬幾希。馬司拉之爲人。余懼其儉猾。故留之軍中。猶隨時蠱惑軍士。令通消息於敵。余一日以偵者出。忽奔而告余。言馬司拉以資授我。令告西班牙以埋伏所在。在我天良不沒。敬以告君。余大怒。取馬司拉斬之軍前。明日西軍果進甬道。余以五百人迎之於半道。畧戰而僞敗。敵乃直追去城門僅半里。路狹而壁高。人行如穿深

洞。余狂奔作大敗狀。西班牙人馳馬窮追。余方入曲處。而巖上伏兵發令。下石如雨。敵兵死者至夥。西班牙人猶力追以爲前尙寬綽。可以展布。然不知已入我軍伏中。容我兵盡行後。箭如飛蝗。西軍遂大亂反奔。而巖上大石亦爭下。我軍逼而殺之。餘衆悉逃。此戰之後。西軍遂不以大隊臨攻。特小試而已。余名遂大震於倭土米部中。戰士中擒一西班牙人。余釋之。從彼口中畧得西兵消息。言沙西代尙隸可太時部。然馬林娜於可太時前。極謗沙西代。揭其罪狀。且言透而之逃必彼賣放不爾。彼坐守南城。何由得出。可太時由是亦不之信任。

自余大敗西班牙兵。安居十四年。殊無可紀。較之前此。固可謂承平也。然所不能釋者。母仇未復耳。於此十四年中。生三男。余極悅之。雖其母爲倭土米。而洗禮命名。咸尊吾國俗。且教之英國語言。及英國宗教。舍皮膚畧黑外。幾與英之嬰孺無別也。然竟殤其二。其一中疫。百醫莫愈。其一則以登樹探蠶。遽顛而死。剩者僅有一人。余與倭土米遂成倭土米之君主。威力亦較大。旣有威力。卽更革殺人祭天之惡俗。因是

亦有人不更我屬。祭師尤恨恨。余居城之第三年。有人以密書至。則瓜迭馬克書也。言彼受刑後。尙生。後此亦未嘗痛苦之。書中言可太時。將以兵至尤克湯。此行將攜瓜迭馬克及諸貴胄同行。受俘諸人咸怨望不平。謂乘此人心念舊之時。或以一族之師。則安滑克尙可圖恢復。故瓜迭馬克書中。請余以倭土米兵至尤克湯迎敵。其間尙有潛師待發者。尤克湯之地。樹密而潮霉。多疫癘。西班牙兵必不審險要所在。乘此阨之。可以得志。並足以恢復安滑克。余得書心疑其難。而使者引余至隱處。言瓜迭馬克告君。言君與彼女弟稱雄於山中。而瓜迭馬克自謂則如神鷹休之籠樊之內。冀君以朋友之情。出師相濟。若能更帝安滑克者。必儕君與皇帝埒貴。余與瓜迭馬克本有至契。義心勃動。謂使者曰。歸告皇帝。苟能爲力者。誓報皇帝。但以吾計所出似無可如何。今請彼在尤克湯叢林中待我可也。倭土米聞言亦知其不然。謂余徒死無濟於事。旣而曰。君旣發言。則言不可食。余於是乃以五百人赴難。向尤克湯而進。臨別時。倭土米欲與余同行。余不允。且言家有孺子。況百姓無主。易生外心。

留守爲上。吾二人乃垂涕而別。至行道之苦。且勿紀載。行經二月。餘陟高山。履危巖。出瘴癘之地。經破城之下。名曰派冷克。數代無有居民。余閱歷半天下。所見者。以此爲最奇特。雖蓬蒿彌望。而石鐫殿趺。及華表之屬。刻鏤精工。無倫。余念能造此宮殿。其家國富碩可知。然余嫾於考古。亦不能捫索其碑文。讀之。止能付諸後人。追溯其歷史耳。余計可太時兵來。必經城外。乃伏甲城中。城潮霉多。蛇虺伏匿。兵中怯不敢進。余力趣之。始入。至第八日。諜言不經此地。已渡尤克湯河行矣。余兵亦出隨之行。然大雨如注。平地之上。水且沒脰。旣瀕河。汪洋千頃。無航可渡。思停於河岸。覓淺瀕而揭。三日中爲霉所中。積而成疫。糧又告匱。至第四日始渡。死者四人。旣渡。余仍伏兵於榛莽中。以六人往偵動靜。一旬鐘中歸。言得軍行足迹。殆已出叢樹中矣。余踐迹而行。至一處泥上。足迹重沓。似列竈在此。信宿者。地上尙遺火星。其中陳尸一具。上蔭大樹。高不可仰。此樹似橡。其暴長之力。二十倍於橡也。故木質絕荏。而鬆樹上巢。巨鷹數翼。余臨樹觀之。始知鷹集之故。樹上經三戶。被風而動。余曰。是必西班牙。

人已至此矣。一巨鷹方以巨喙去經繩繩動戶迴身若視余余愕然退蓋其人卽安滑克皇帝瓜迭馬克。余冒險來救其人者也是必爲賊所弑其最奇者安滑克王冠本製巨鷹抓蛇狀今瓜迭馬克之戶上適一鷹喙繩詎死者之狀亦凜凜具王儀耶余見鷹欲啄戶乃出箭射鷹一發而中張翼墜地健翮猛撲泥土爲飛余麾兵去戶繩其二則墨西哥朝紳也挖穴樹下藁葬其戶此着始與吾良友瓜迭馬克末遭晤面矣。本圖來援其身不期竟窺其鷙人事良有不可解者於是回兵路上獲一忒拉司葛蘭人能操西語因軍行甚苦逃兵間出言瓜迭馬克死狀甚詳且能憶其臨終語時有人告可太時此間將有人要截故可太時縊之樹間瓜迭馬克臨命衍衍語可太時曰吾悔不當日自剝耳初以爲爾能守信今乃知其不然我死亦良甘深不願見吾之百姓爲爾奴廝至於極地爾一日罪惡貫盈必伏鬼誅語已遂就經嗟夫余與瓜迭馬克此一次爲永訣矣於印度人種中是人最篤信而武烈是人之死卽重貽可太時萬年睡罵之名也余迴兵行一二閱月始至杉城然罷極矣兵士道

死者凡四十。倭土米幸無恙。見余歸樂甚。尋余告以瓜迭馬克死狀。乃大哭半哀。兄死半悼。國亡也。數日恆怏怏不樂。

瓜迭馬克既死。余與倭土米尙安居杉城。然地產貧瘠。國人乃奇窮。聞可太時時亦歸國。餘兵亦不趣攻。舍此城外。安滑克全境悉入西人掌握。地瘠民貧。故西人亦置之度外。慮攻此城。轉損勁旅。然所轄之地。亦日縮一日。土人以苦守無益。爭出降西人。此後僅剩一城之人。及壘城百姓。尙秉吾號令。其留者半歸懷倭土米。且服余將畧。恃此可以無恐。俾保其自由。因之不散。然爲地雖瘠。而余亦安之。自謂百死之中。得倭土米。旣美且賢。又衍衍忠義。與之爲偶。於願已足。惟母仇未報。若望尙生耳。雖然。天下人從患難得全。安有不生感激者。至故國舊盟時。亦耿耿。每念及故情舊恨。至於徹夜不寐。

前此讀吾書者。亦憶吾曾遇一女冠。曰依撒貝拉。其人乎。猶憶依撒貝拉臨痺時。對神甫披特魯曰。爾將來之死。較我尤酷乎。今日乃得果報矣。自可太時之平墨西哥。

卽有彼中神甫至墨傳教。凡傳教之人。恆以言語諄勸。而天主教門。則以嚴刑驅人入教。而披特魯之傳教。較祭師殺人之刑尤酷。祭師之殺人也。祝之升遐。而神甫之殺人。則曰爲鬼。且入地獄。披特魯自履墨西哥。挾刑械走四方。死者已山積。至聲名旣播。人咸稱之曰基督教厲鬼。一日此神甫爲倭土米別種所獲。此種人以余革除殺人之習。已背叛而去。然尙未屬西班牙也。余至杉城之第十四年。忽傳倭土米別部獲基督教門中人。祭司謀殺之以祭太時葛德。於是余乃挾數人至其部。部酋尙與余友善。余意將求而釋之。余行絕速。而土人報仇之心。較余尤速。此時已縛神甫上祭臺矣。下裳尙留。而上衣已褪。赤膊反翦。髮被其肩。眼光猶怒燭。口中喃喃作語。而蒼蠅時集其面。且又時時竦動其肉。側廻其面。余一見。卽憶在色微而城中禮拜堂地宮之內。生瘞伊撒貝拉時。有神甫以象牙十字架打伊撒貝拉情狀。厯厯在目。其人卽披特魯神甫也。爾時伊撒貝拉臨終之言。已應如響。余之來。本爲力援其人。及旣覲面。遂置不救。因邇迤上前。操西班牙語告之曰。神甫年久。當或忘之。想未憶。

及伊撒貝拉臨終語也。此人在色微而城中爲君瘞之地。宮應能記憶神甫聞言大惶愕。以目視余。彼以爲土著中何由能操西語。且何由知十餘年前事。乃愕然問曰。爾何鬼耶。爾非出地獄中來侮弄生人耶。余曰。且勿論爲人爲鬼。但問爾憶得伊撒貝拉之言否。神甫陡然癡立而祭師則趣之登臺已而忽壯其膽斥余曰。鬼且退我不畏汝。且我死何懼天堂之門。方闢而待我。慨然登臺號天曰。天乎。我以靈魂屬帝矣。就死乃不發一言。余觀時甚壯其膽力。

此事至微而所關乃至鉅。若當日力拯是人之命者。余亦不歸英倫成此書矣。當時深不欲救其人耳。苟一援手亦猶易易。惟其不救而余之禍作而大仇亦因是復矣。此事亦有人言吾忍心者。不知伊撒貝拉之死。若經或人眼中。則此時立言亦當不如是。時西班牙新總督聞神甫爲人所殺。乃大怒。起兵來平此城。謀者言有一巨隊忒拉司葛蘭兵。及西班牙兵百餘衆。將來覆吾城。盡其根株始已。大將爲地亞時。即夜中河上所縱。因其刀猶佩余腰下者。信至。吾遂備戰。倭土米曰。前此旣勝之矣。此

次或亦操券而得。然十四年來時局又一變矣。當十四年所統地猶廣。每部落輒出數百人。今則多背叛不爲所屬。故西班牙第一次之來城中聚兵至一萬。今則極力籌備。僅得二三千衆。且此二三千衆中尙有反側之夫。不足深恃。余心益焦悚。然不能不矯爲鎮定。以安衆心。尤不敢告之倭土米。卽倭土米亦知大勢已渙。惟不欲示余以怯。然彼心中尙以余爲智囊。謂徒手可以却敵。迨敵兵旣進。而余之兵法亦遵前策。自以兵伏甬道寬處。仍伏兵巖頂。推石陷敵。復慮兵敗退守。乃修繕其城。令固。又恐城破。復儲糧糗水漿軍械於祭臺之上。廟牆則以鋒利之銳石籍之。時交夏初。一日夜中。余同長男出營中部署。先登巖上。觀伏兵。已乃以數百衆出甬道迎敵。譟者言敵遲明卽至。果於明日未見陽光時。遠遠聞人馬之聲。余知敵兵已動。遂引兵猛進。西班牙多騎兵。山石犧確。不利於騎。且輦巨礮。礮車爲石所窒。百推莫前。輦礮之人。天黑莫辨道路。將軍始傳令止軍。待天明進。已而天明。余見西班牙兵金甲耀日。作長蛇狀。冒進山路。後勁皆忒拉司葛蘭兵。軍容甚壯。彼見吾軍藍樓。乃大調詬。

及相去百步之遠。西人縱馬來撲。余軍以利矢却之。然馬快槍利。吾軍多死。余先奔。意引其至伏兵處。西班牙兵果驟馬逐余。已陷伏中。一石下。輒死數人。石反振。當之下墜。視之則吾軍也。余知此策已誤。彼西兵老於事者。詎能再循陳迹。蓋於夜中。已遣人登山。破吾伏矣。且吾伏專觀甬道。不備後攻。遂爲所劫。且置軍械於側。竭力運動石塊。敵至竟不及揚械。一一皆死。余知謀疏。不爲伏兵設衛。以爲西兵不審山路。烏知奸人從中引敵至此耶。

第三十四章

此戰既不可收拾。兩巖上西班牙兵。已高歌得勝。余收兵至狹路中待敵。留壯士五十人。當敵衝。餘兵悉遣歸城中守禦。且令告倭土米。極力守城。至於萬無可爲。始自裁。若求降者。必與約全吾百姓。留吾妻子。不受濫刑者。始可與款。余之以死抵敵者。防賊長驅。則城備不完。大事立壞。因令長子先歸。然吾子欲留。吾決不許。時西兵直

進。見吾守隘者僅數十人。怪之。遂止弗進。以爲寥寥數人。烏能敵彼大軍。是必懷詐用術。且地狹勢促。進者僅得數人。大軍亦不能方軌。而地狹礮亦莫施其技。且石勢嶙峋。西兵知不便馳突。因亦下馬。以長槍來攻。前雖僵仆。後復繼進。余衆爲其所驅。去城僅里許。計不行。將立盡。顧吾妻子。均在城中心戀戀不已。因亦奔歸。幸西兵不能騎。余遂以二十餘衆奔回。此時城中約五百餘人。城外尙餘其半。不能入城。門甫閉。而西兵前鋒已瀕城下。余箭房中尙遺一矢。力觀前鋒之卒。射之立蹶。忽見西兵有一騎士。手揚和旗。直上。旣臨城下。立馬語城上人。其聲甚稔。旣至。去其胄。則若望也。別之十二年矣。顏色亦寢。老鬚有二色。兩頰瘦損。年鬢在六十以外。余遠矚之。見若望前齒盡落。脣薄如二紅線。而眼光耿耿。其脣角下垂。作輕人狀。仍如常度。余細審。果爲若望。自念每次必逢。若望咸得脫。今則落其手矣。當余放箭時。何以不射。若望而偏射此少年。此少年與我何仇。而反死之耶。時若望忽向城上言曰。吾奉大將軍地亞時軍令。與城中叛人酋長言事。余遂登城曰。汝言之。我卽城主也。若望仰而

視余曰。爾爲西班牙言絕肖。爾從何學而得汝名誰者。余曰。若望汝聽之。我從茄雪路易莎學得之。其人汝少時當知之。至審我名。則湯麥司溫非也。若望聞之大驚。詈余曰。死囚。吾前數年已聞爾降於野蠻部落。後吾歸國復來。以爲汝死久矣。然吾運極佳。今復得汝。吾萬恨未嘗親手戮汝。心中殊介介。然數次阨汝。汝咸逃。今居絕地。吾得汝必矣。余曰。此事我亦知之。然誰之生死正復難定。汝徼倖得生久。顧徼倖又安可常恃。今汝所言趣告我。若望立馬無言。少須復告。余曰。將軍奉總督命。吾又奉將軍令。來告汝以和款。余曰。降汝且如何。若望曰。以降款論。處汝狗輩過矣。汝如立降者。總督必許汝得生。惟降後悉縛謀死神甫之人。寘之火中。汝軍中酋長亦雉經於軍前。示警。而倭土米之罪尤重。趣速出至杉城中百姓。當悉產獻之督府。百姓無論男女老少。聽總督分派與西班牙兵士之筦業者。治擴與田。永永爲奴隸。條款如是。限一句鐘作覆。余曰。不聽者如何。若望曰。將軍下令攻城。城破後。許土兵入城。姦淫擄掠。十二句鐘之久。若有殘黎在內。以檻車詣墨西哥鬻爲奴。余曰。俟之一句。

鐘後報汝也。余乃託人守城。自歸宮中。集元老院議軍事。於宮門見倭土米。倭土米見余未死。尤樂。余曰。急至元老院。將告汝以兵間消息。夫婦乃同至院中。父兄已集。僅有八人。余以若望語告父兄。倭土米身爲君主。首先宣言。余見倭土米二次在元老院。咸以詞鋒獲勝。惟此一次。雖極力鼓動。顧兵間凋敝。無可如何。國徽但餘其影而已。大事已萬無可爲。余夫婦父子咸在側。而元老數人。老態龍鍾。益以憂患。但有扶頭幽咽。不發一語。倭土米曰。父老。今日國家之禍。可云極矣。凡諸情事。吾夫已告之父老矣。今城衆不及一千。爾知此城。卽安滑克。故君所遺一區乾淨之土。去此一步。悉敵氛。前數年。曾與父兄約。請於自由奴隸中。自擇所向。在我已無第二。著爾死吾。死爾降。吾亦死。惟爾輩當思死。有良法。或甘爲奴。廝死耶。或嚴保自由。擊賊耶。八老人議久。忽推一人出答曰。自聞良言。後吾輩都無善狀。今亦不能更怪君主及將軍矣。惟安滑克神道去。吾不歛。致吾至此。凡吾輩所苦。君主與將軍亦力分吾劬。今則到山窮水盡處矣。平日不降。今日豈復言降。今吾輩已定議。生自由者死亦自由。

倭土米曰。善吾輩能作如此死法已足動後人謳歌憑弔矣。對余曰。將軍聞父老言乎。趣告西班牙人。余聞言登城亦舉白徽。忽見一西班牙人策馬臨城視之。非若望矣。余遂以元老之言告來者。言百姓願死守此城不降。猶墨西哥故京陳迹尙有一矢可遺者。終不屈。

此人聞言趣馬歸。一旬鐘後。衆來攻城矣。以巨礮距城百步之遠。對門轟放。而城上矢石不能及百步。僅能坐受其攻。亦知巨礮沓來。門不久燬。乃拆道旁廬舍。積其磚石壅門。此外更挖深塹。計即能入。亦不易越而過。自門及於高廟。步步掘塹。步步設防。備至嚴密。又防其抄支路而來。遂盡壞其通大路之口。徧掘深塹。俾不能飛越繞取。是日西班牙人力攻至晚。城中人爲礮轟炸死者。約二十餘人。天晚亦罷攻。而城中人尙營營警備。時城門已破。有一二處城垣亦燬。留兵守缺。大道之塹。至以女人司之。倭土米亦雜羣婦人中奔走。遂無規避之人。時城中女人較男人尤多。雜研杉樹之枝。代炬以照。或昇石。或掘塹。或拆屋材。倥偬至於終夜。雖極勞弗息。即其夫死。

於城塲其妻亦慨然無戚容惟以城防爲急亦知勢已瓦解顧無一人言降者衆以爲甯死自由不死奴隸至於三尺童子亦追逐其母于役余見之知城人之意至堅狀如風狂時有一二人過而哂之曰汝勞苦如是將來歸西班牙人其勤劬亦如是乎余見有少年婦斥之曰愚哉遇西班牙人吾死久矣死人能操作耶其人曰以汝風貌西人何卽致汝於死且爾年少去死亦遠何爲言此女人曰天下豈有木材必近火者若必無材火遂不爇乎又安有人人咸至老來而死者且曰吾輩圖死之法亦多矣言時昇石行余聞言知此女人死志已決惟用何法卽倭土米亦不吾告是夕余見倭土米語之以惡消息倭土米曰此時消息惡極矣更有惡於此者則必絕無生路可知余曰若望在軍倭土米曰知之余曰汝何由知倭土米曰以君眼光卜之知仇人必在是余白此人遇此時會我必不生倭土米曰安知非君占得勝著近來吾似有所感知君必復其仇今天已曉君趣行赴城遲則敵人乘城入矣正語時忽聞城外角聲甚緊余急登城見西人方聚兵攻城然勢尙徐徐意待天明而動甫

平明礮聲已轟天壞城門如鑿粉埠壅門坎亦紛飛蔽天忽聞礮止角聲復起千餘
土兵隨西兵之後撲城余以三四百衆當塹上迎敵見西兵自門中磚石上出其首
蟬聯而上余始與接仗余兵先却退之已而大敗第一塹爲彼所得余急退守第二
塹據險以守西兵臨塹以板爲橋輦礮攻第二塹此塹良固堅守至兩旬鐘兩軍咸
有死傷於是累戰累退戰至終日每一旬鐘余軍人數逾少而勇猛不少却至最後
兩塹則婦人盡出力戰至末塹失時天已向黑余乘黑收兵入高廟中是夕罷戰

第三十五章

西班牙兵旣近廟乃縱火燬民間廬舍余借火光自點人數能戰者尙四百人中有
二千餘則婦人及稚子也此廟雖未抵墨京祖廟之高爲狀甚峭不能遽登且四圍
牆石年久滑澤不可攀緣而上廟臺寬廣亦猶墨京之祭臺縱橫可百步上皆黑石
平鋪中間神道咸在惟祭師久不殺人耳祭臺與廟之中間有圓穴中藏積穀以備
荒歉今穴中則預儲淡水無數守此尙無倉卒之饑渴然不能需多人以守卽發遣

餘人外出。余乃傳呼首領告以圍中情形。令自商度。少選。首領議定。凡老耄穉弱痍傷之衆。令之出廟。能逃者自求免死。卽不幸見虜。亦聽之天命。余曰。善。今茲死耳。內外何所分別。夜中門闢。有一千五百餘人。鬪然爭出。臨別之際。作生死契闊。哭聲沸天矣。余目不忍覩。以手扶頭弗顧。心中自念天主仁慈。乃忍此無罪蒼黎。顛沛流離於兵火之下。少須。語倭土米曰。吾子亦宜行耶。倭土米曰。否。吾惟同死爲佳。勿令入虜。爲奴。迨男婦已出廟門。復闔。遠遠聞呼號之聲。殆出者爲西兵。邏騎所殺。因而呼號耳。余語倭土米曰。此殘黎必遭賊毒手矣。旣而聞西師大帥。見出者不挾兵刃。且多罷癃殘病。及婦人稚子。於是地亞時大帥出令止殺。檢其稚子稍豐壯者收而鬻之。其餘悉縱之行。後此得逃之人。則不知其究竟矣。是夜。大衆環祭臺而露宿於高廟之中。遲明。余麾婦人登臺。於是登者凡六百人。余患繚垣弗堅。遇礮立崩。自率此三百餘衆。力捍廟門。待西兵。天明。西兵果至。未及日中。四週繚垣皆圮。死者近百人。余不得已。始以衆登臺。西人隨入。然道狹而峭。兵多不能並上。余於第一層乘高力

蹙之下。敵死至衆。遂輒攻。是夜余登臺而宿。余罷極少食。即睡。明日又戰。此一次西人竟占勝。著先以巨礮仰攻。大衆即緣礮烟而上。余力擊退之。是日在螺旋道上血戰。天晚時。先鋒之兵已登臺。即入中堅。聞女人呼曰。來者無多。吾輩環而取之。此數百女發喊趣前。縛先鋒兵於地上。閉之臺上石室中。余與土人見婦人縛敵狀。乃抗言曰。吾輩男子。乃轉遜女人耶。於是二百餘人咸大呼下躡來兵。此時西兵方徐徐上。余兵力至奮。來兵仰跌而下者纍纍如魚貫。後隊見臺上墜人。遂駐仗不進。余兵下衝之力甚銳。後隊之兵爲墜人所衝。陣乃大亂。石徑旣滑。無凸可攀。遂大奔潰。或跌或蹴。死者至夥。十五分鐘中。西兵所得之地全失。直奔廟門以外。且昇其死傷之人回營。不敢更環廟門而攻矣。余復率壯士登臺。忽計留路延敵。不如決去石路。勿令敵登。於是合二百餘人之力。決石道至三丈之廣。雖有勁旅不能上矣。余立月光中四顧。西班牙人非自填死人。於此勢不能登也。時有人言曰。道毀。吾輩將何以下。余曰。死耳。死後靈魂不能飛越耶。毀道既竟。時已近二旬鐘。余忽聞隱隱有歌聲。見

灰質而神道之門已大關長明之火久滅此時復大明余立而聽之廟中歌聲似云
神道救余余以犧祠神也余急登時已見舊日儀節數女子腰下咸佩石鋒右次則
爲西囚待死者第一囚上爲忒拉司葛蘭人執之者則著祭師衣蓋其人本爲祭師後
爲余所禁變業入兵間者四圍皆婦人口中作歌聲甚悲惋余知此輩旦夕且死遂
以憤毒之心泄於西囚有神有人有高俎有囚人因之復仇之心復萌其野蠻之舉
動以爲吾人旦夕死耳即以此數囚之血爲謁神之贊余見之大動時女人中見倭
土米衣白衣戴寶石之圈披鳥羽之幘手中執圭婦人歌時公主以圭應拍和其神
弦節奏相貌至此之時美麗已極然兇蠻之狀亦復怖人似別易一人者言笑皆易
常度儼然集無窮幽恨另幻爲一美人之身矣余覺倭土米迷信宗教之心當時祕
不語我者非盡鏟除此心殆暫時容隱耳余凡兩見其兇鋒一在馬林娜授衣時一
在此地足審外雖文明而內蓄蠻野時見一囚初上倭土米即以圭抵其額余大駭
奔越而前曰何爲如是倭土米張睛睛若空似不知余者久乃曰白人汝退勿撓吾

儀節。余愕然無主。只見一人死。一人復上。歌聲高厲。入雲而得意之聲。歡呼四徹矣。余此時忽如夢醒。遽拔刀奔殺人之祭師。祭師方殺人。不省吾至。而羣婦人已爭趨攻。余耳中聞呼聲如野獸。曰透而汝將同爾種人並死耶。趣行。余退坐於臺隅。見尙有繫囚仰首待死。內中有五西班牙人。死最後。意待陽光出時。始剖心以祭。余自顧力窮。必無解救之方。而婦人情狀。均如風狂。百解亦將不聽。有相助爲理。有旁矚而樂者。時近坐余旁者。有一倭土米貴人。年長於余。平日過從甚密。城中舍余外。彼之地望絕高。余語之曰。公宜助我止之。貴人曰。此事我焉能者。且請公勿與其事。公若以力沮之。此殘黎必不然。公所爲。今臺上兵權全落婦人之手。孤行其意。且彼人自知必死。故一力恢復其祖宗故事。余曰。他人吾不之救。救此透而可乎。貴人曰。公何事欲生透而。吾明日臺圮。盡落其手。彼尙能生我耶。余曰。臺圮安得完。惟吾輩當清白而死。勿留此凶穢之事。以污人口。貴人沈思久之。曰。公欲我何爲。余曰。公能合其徒侶。助我釋此五透。而他人吾不與聞矣。若能釋此五囚之縛。我尙可以繩縋下之。

一至臺下。彼脫身歸矣。貴人微哂曰。我試爲之。亦非心愛是人。若此輩者。吾至欲令其陳尸於臺上。今日之爲重。公亦以念舊。當勉爲一行。貴人起立。與衆語。忽見有五六人排立遮囚。令囚不與羣婦人見之。羣婦人方專力副心祀神。亦不審此數人何作。余隱行至西班牙囚中。囚方面縛待死。無人色。睛光如空不燭物。余見五囚中有一人老卒也。余微語曰。汝欲生耶。卒昂首見余。卽曰。公何人。乃能救我。我遇此母野父。尙何生命之圖。余曰。吾亦白種基督教中人也。爲蠻族酋長。今吾有忠臣數人。助我出汝於難。西班牙人。汝當知之。吾之爲此。險極矣。如爲彼婦所覺。亦當副心於高祖上矣。老卒曰。今日能出我於險。感恩當永不忘。且公今救我。則臺圮之日。我力亦足救公。惟卽鬆吾縛。亦何由越此缺口而下。又何能不爲此母野父所覺。余曰。聽之天命耳。此時西班牙兵知臺上殺人。遂以礮攻臺。然臺基上銳下豐。而又堅實。礮力遂不能及。尙有數隊之兵。欲緣臺而上。已見路斷。亦不登。雖此婦人殺人弗輟。而臺下萬聲呼噪。及礮聲振天。廬舍被焚。屋瓦傾陷。火星爆烈聲。萬聲雜動之中。余卽乘

亂以法釋西人。時此貴人以數人至。余出佩刀斷囚繩。遂合十餘人。擁此數囚於中。爭出械揚言。西班牙人攻臺。吾輩可力敵之。乃突過人前。向螺旋之路而下。此婦人精神專注殺人。遂不計西囚之已遁。至二分鐘之久。仰望臺上婦人。已不吾見。氣乃少蘇。直至缺口之次。時西班牙兵已據吾對面之缺口。雖余不之見。然彼見此間路斷。知囚不可救。乃大呼罷。囚亦呼曰。此安得逃。余曰。否。此五十尺之下。尚有實地可踐。吾當以繩縛汝。今自圖生。是以繩縛其脣。盡縛於地。西班牙兵見之。皆慶其死中得生也。其最後下者。爲老卒。臨行時。謂余曰。行再相見。公雖背教。然行此仁慈之事。天必錫公以福。然公何爲不同吾行。吾必以性命保公。公亦何患。公自言爲基督教人。試問基督教人能甘居於此耶。余曰。人固蠻野。然吾實不能與君同行。吾妻子及子俱在此。臺當圖與之同死耳。若君能念我。請告大帥。留吾妻子。我命不之惜也。老卒曰。諾。余亦縛之。余遂登臺。言臺下西兵不能超過臺缺。已散歸。然羣婦人尙行戮。餘只二人。忽大呼曰。透而安往。趣縛而來。顧已渺然。四覓不復得。余乃從黑影中僞

爲鬼言曰。彼中神聖。已護之出險矣。灰質而神焉。能敵彼神道。余語已。即趣原處。不令人覓之。時人亦無覺者。然鬼聲人皆聞之。羣譁以爲怪。遂殺其餘者二人。余以爲殺人已竟。祀事畢矣。先是婦人掘塹時。慨然言自圖歸宿之地。余疑之。至此覺其所謀矣。此時羣婦人聯臂立於礮火交加之地。祭師亦隨其後。只有一人未行。則倭土米也。立於祭臺之隅。罷茶之狀。至復可憐。余至其後。以手拊其背。彼忽愕然顧余曰。吾夫乎。余曰。今尙何夫之有。公主曰。吾何罪。乃見遺語已。量於吾身之上。

余今欲補紀一事矣。此事爲余當時所不能自明者。後此歸家時。有一牧師語余。謂野蠻中崇拜妖神之婦女。心最迷信。而妖神亦恆附其身。至於所行事。乃漠然不復自知。因舉一事爲佐證。且云當時希臘有婦人事妖神甚摯。一日神降其身。至自劖其子。此事余蓋特舉之。以明倭土米今日之狀。殆亦妖附其身耳。余觀倭土米殺人時。初若失其本性。猶厲如兇神。神降之言。未必非實也。

余抱倭土米至廟旁石室之內。此室皆藏嬰兒以避礮火。卽余子亦處其內。子問余曰。母何爲昏憊如是。且吾母何爲閉兒。於是不令殺賊。余曰。爾母量矣。母之置汝於是意欲令汝母苦。今且善視爾母。我當卽來。子曰。諾。惟兒已長成。在法宜臨陣。居此殊鬱鬱。余曰。吾令安可違。非余自至。汝必母行。余復出。倒扣其扉。然余一出。卽知其誤。時見婦女分爲四隊。各抱其兒衣服盡褫。但餘其下裳。且跳且歌。祭師及宗教有職之命婦。口中高唱神茲之曲。東西隳突。爭赴灰質而神道前。叩首尙有一女神。名曰死神。頸上貫骷髏爲圈狀。尤猶惡婦人。亦對之叩首。繞祭臺數週。後以手置之。長明火中。如是一句鐘行其離奇之教禮。余雖知其意。然亦無能自解。行禮訖。大衆聚爲偃月之形。歌聲齊動。聞之心血幾爲逆流。且歌且退。二眼直視神像。退向臺邊。歌止。號令一宣。連呼灰質而受我靈魂。一一自翻於臺下。倭土米中。婦人種滅矣。觀者默然。咸私喟曰。此倭土米中婦人赴安樂國矣。此狀蓋預教余輩死者。余曰。男子死自有法。何必如是在我思之。當以刃冒敵爲敵所殺。名義始正。作此自戕。無謂也。語

已復歸倭土米石室中。此時已醒。出戶訝曰。外間何事。吾姊妹行安往。吾此時夢絕凶。夢見吾神方吮人血。余曰。公主夢絕稿。此時臺上婦人已盡爲神噉矣。公主曰。信乎。乃曰。君試觀撤葛火山何狀也。余果縱目不知此時心虛見魔耶。抑果有妖祥事也。後西班牙兵亦言見之。撒葛火山本有濃煙一道。矗天如柱。今煙乃不見火光忽作十字架狀。倭土米曰。爾國神道之十字架。見吾國中夜來吮血之神。知消歸無有矣。言已。復入石室。余對十字架毛髮竦然。迨陽光一出。十字架始隱。

余與西兵復拒三日夜。彼兵不能飛越吾缺。而臺下礮火復不及施。三日中。余夫婦未嘗晤面。知大事已去。見徒傷心而已。公主長日坐石室中。如木偶人。余見之。知彼心已碎。卽而與言。均不答。尋西班牙兵。知吾臺中廣儲糗糧及水。可支數月。攻不能入。復以人喻降。余至缺口。面其使者。諸使者趣吾立降。聽大帥部署。余曰。否。若如是降者。甯死不屈。嗣復曰。以殺人之人授元帥。不與聞其事者免死。余曰。殺人者多婦人。今其人均墜臺自殞。使者曰。倭土米死乎。余曰。未也。必大帥出令。勿戮彼母子。吾

始降。使者弗答。余曰。永不降汝矣。時大帥忽自作書。東之長樑之末。授余書中言念爾輩救吾兵之死。今悉爾夫婦母子及餘人咸得生。至所有財產悉歸大帥。余得書頗悅。出諸意外。惟余意尙樂死。正以吾夫婦固有信誓。但倭土米忽無因殺人冥譴。至重。余殊快快於懷。念不如死樂也。旣而又念吾子殊無辜。得書後。自念彼母子能同到英國。沐以教化。或能迴心向善。而孰知事勢有萬不能至者。余旣登臺。以書中來意。宣示於衆。衆聞之。不置可否。其在他人。於萬分危難中。得不死。亦云樂矣。而土人之心。則以爲天旣不容。卽生亦無意味。且子女玉帛。均歸烏有。卽僥倖得生。亦僅一身之自由。於生人胡樂。故余出書時。彼輩殊默默。與得惡耗同也。余入面倭土米。亦以來書示之。倭土米曰。我但期盡於此耳。旣而曰。死法多也。惟吾子無辜。幸能不死。亦天神之庇。時吾子問余曰。吾父兒不見殺。固佳。但家破國亡。行且安適。余曰。此尙未知。兒曰。胡不歸英倫。余聞言。頗以兒言爲諱。然不能自決。目視倭土米。倭土米曰。吾夫。事當爲君父子計萬全也。若我自圖者。則鄙謬有言。生此土者。塗此土爲心。

安也。時倭土米忽忽語後咸備下臺。余遂折廟門填其缺。未及暮已下臺履平地矣。門外多西班牙兵。或詈或調爲狀甚劇。惟上流之人則不然。一哀吾敗一偉吾勇。頗以禮相視。而土兵則揶揄殊甚。尋爲西班牙兵以足蹴之乃去。此一次破城與前次京城之破同也。以同類研同類厥狀甚慘。此時將校來剔別吾曹。凡百姓無職者均放之山中。有職貴人一一引面大帥。須經大帥面訊始釋令自由。余並吾妻子悉至故宮。面地亞時元帥道中遇若望。以兩臂疊於胸前。努目視余。余連日萬事填胸。幾忘若望。及今日道中再見。知此人在軍。吾妻子及吾必無幸。此時若望語余曰。溫非而汝獲自由矣。且爾妻若子亦均不死矣。若老戰馬用吾言者。若輩安得生。指老戰馬吾今將赴墨西哥告總督。自更有道以處汝。余問老卒有此事否。此老卒即前此受教之人也。老卒曰。此大方與吾大帥爭足下事。至於憤詈沙西代者。初不允汝降。卽旣降亦當誘而殺之。而大帥守信。以爲將貽笑於人。不許。二人議不決。遂爭沙西代。曰。將軍允降我不之與。將以其所部赴墨西哥。總督地亞時將軍大怒曰。聽汝所

爲汝從犴獄得生。至此階級。我何畏汝者。二人乃大決裂。余子問余曰。此透而作爾。許。猶。態。何。爲。也。余。曰。此。卽。若。望。吾。家。仇。耳。仇。吾。家。凡。二。世。矣。爾。祖。父。被。誘。入。教。堂。被。極。刑。且。刺。殺。爾。祖。母。又。陷。吾。於。死。者。數。汝。行。須。大。備。其。人。勿。近。語。時。已。及。宮。門。全。城。中。獨。此。宮。巋。然。無。恙。老。卒。領。余。家。人。至。小。屋。中。候。令。少。須。令。余。夫。婦。入。余。行。時。倭。土。米。不。進。欲。留。顧。其。子。余。尙。憶。入。時。與。吾。兒。親。吻。初。不。省。其。何。以。故。將。軍。居。室。去。余。小。屋。可。二。百。步。已。而。至。將。軍。前。將。軍。年。事。亦。多。貌。極。壯。碩。顧。無。小。人。齷。齷。狀。惟。狀。似。鄉。居。人。耳。余。入。時。將。軍。尙。與。所。部。人。雅。謔。見。余。入。乃。不。言。余。見。將。軍。行。土。人。禮。如。囚。虜。將。軍。見。余。即。曰。出。爾。刀。余。解。刀。以。西。班。牙。語。報。將。軍。曰。將。軍。已。得。勝。請。受。此。刀。此。物。歸。故。主。矣。此。刀。虜。從。夜。中。得。諸。西。班。牙。兵。地。亞。時。手。中。者。將。軍。得。刀。卽。曰。以。老。夫。卜。之。決。是。汝。也。爾。我。分。手。十。餘。年。今。把。晤。矣。前。此。爾。救。吾。命。老。夫。今。日。亦。赦。汝。老。夫。若。非。念。汝。者。受。降。之。書。安。有。寬。恕。如。是。雖。然。汝。何。名。余。曰。吾。爲。溫。非。而。將。軍。曰。吾。友。老。夫。本。欲。圍。臺。待。汝。槁。餓。而。死。始。罷。今。此。刀。仍。授。汝。汝。果。能。用。此。刀。者。吾。成。功。已。別。有。

刀矣。彼長身之婦人爲倭土米。孟德淑馬之女。爾妻乎。余尙憶及彼父之死。吾國待之。殊惡薄。雖然。公主三日之前。所行事老夫。不能謂汝文明也。今且勿論。若夫所行。已足蓋爾重愆。倭土米聞言。木然如石象。不能爲辭。蓋自邇日殺人後。直默默至此。將軍曰。溫非而今自由矣。行將安適。余曰。後此茫茫。不知所屆。前數年貴塔滑赦我。令尙主吾立誓忠於所事。爲之力戰。至於普波火山不出煙燄。及安滑克亡國。始已。將軍曰。汝誓不已應耶。普波山二年不出煙矣。老夫勸君歸國。教籍西班牙民籍可乎。今且赴食。此事徐論未晚。余乃與將軍同食。倭土米欲行。將軍不聽出。然倭土米弗食。乘人弗備。遂出。

第三十七章

飯罷。地亞時大帥與余談河上。把晤之時。謂余曰。君初以我爲沙西代。將寘我於死。然則君於沙西代何仇也。余逐一告以身世。及父母與一身之仇。並言爲復仇之故。始及於此。地亞時聞言大怒。仰天呼曰。聖母。余早知其人矣。今聞君言。其惡愈彰。

然君早言一時許。吾必不縱之行。及爾二人較劍。以報汝夙仇。所恨爲時已晚。彼月上時。將歸墨西哥。告總督。以我不宜受降。實則我亦無懼。彼在總督前。頗不直於衆口。余曰。吾言一無妄語。事事皆可取證。若能與我比劍者。吾報仇後立斃亦甘。然吾每遇其人。非爲彼所勝。卽免脫而去。言時心忽大動。汗出如瀉。至於口不能言。地亞時曰。我且往覓其人。於是另呼一卒。將與之同出。余舉目忽見一婦人立門次。面色慘淡。余幾不辨其人爲倭土米也。余一見倭土米似有深哀極慟之態。然此時惟有一事。始足動是人哀痛至此。余亟問曰。吾子如何。倭土米嗚咽言曰。死矣。余聞言。不問知此子死法矣。地亞時愕然曰。何遽至此。倭土米呼曰。若望飛越出門矣。語已立暈。余此時肺腑皆碎。雖前此屢經數險。而中心碎剝。良不如此之甚。計惟老死相尋。此心始釋矣。因對地亞時言曰。大帥觀彼所爲如何者。吾前此之言信乎。乃飛越出門。追若望地亞時。亦以兵從。旣出。卽左轉入大營。未行一百步。月光中見有小隊騎士。望余而來。卽若望及其所部。緣山路向墨西哥也。地亞時一見。呼曰止。若望曰。孰

敢止我者。地亞時曰。爾大將止汝。爾陰謀人子。若不下馬。吾即殺汝矣。此時若望亦變色言曰。事乃大奇。我正欲問將軍。言時余已竄走。向前若望已就月光中見余。余雖無言。而若望見我知將與之。并命思欲覓路逃而路狹。人多踴馬不出。余直至其前。若望轉馬向山而遁。余力追之。先其馬絕迅。已而山石崎嶇。馬不能前。時已出城。奔向山峽。去山峯雪界五六英里。更進則土人不前。呼曰。聖地。余知若望竄此無他徑可旋。必爲吾所得。若望前望無際。復左右顧。不知所爲。惟不敢後顧。知死路近矣。余審此爲絕路。必可得志。亦不極力追之。防氣索轉爲所勝。尤知前路皆雪。馬必不前。已而果至雪界無路。始立馬迴顧。余時去之可二百步。此時前向爲雪。後顧爲仇。若望始形衰耗之形。而馬亦哮喘不已。若望以釘趣馬令前。然古雪凍堅。乃欲勒馬下趣。然僅有一小路嚮火山之口。更一句鐘。馬力疲絕。不能步。以山高空氣力薄。馬噓息尤滯。若望驅馬。馬終弗動。已而僵若望立墜。余念若望此次須待我矣。若望墜時。張目望余於百步之外。乃大奔且走。且脫其甲裳。此時已近火山之側。古雪都。

融。若望至此匍匐而前。稍失足。一落千丈强矣。余思若若望作如是死法。非余復仇之本意。故於涉險時。必從後呼曰。慎之。時余去若望可二十步。前此均在月中。此時天已垂白。紅霞滿天。然山上均微光。而山下尙沈沈深黑。余曰。朋友吾得天光。愈能見汝矣。余初發聲。而火山已隆隆而動。火院中出煙如柱。石灰四濺。若望爲煙燄所迷。都不之見。但聞彼在煙中呼救聲。余深患其墜至煙銷後。復見若望立於亂石之中。余念此賊必將與我并命矣。時彼身中尙有利刃。余若涉險從之。必爲所得。然彼亦知此。故立以待。余旣而若望忽怒目視。余似無所決。復奔。余思到此極地。行且安往。再行二百步者。煙燄冲天地。亦奇熱。不能步。而若望亦罷緩緩向火山行。余力尾之。尋若望至火坎。以首下探。余意必投身是中。顧若望下窺。時似不勝其苦。熱亦不下。躍回面舉刃嚮余而來。距火山坎口二十步。尙未接仗。余視若望之面純不類人。余倚刀於地。語之曰。若望吾今日幸相見矣。若望曰。何爲不殺余。曰。何事急。急余尋汝二十年。乃恩恩了汝耶。何妨再叙別悰。余甚欲於爾未死之先。求教以釋吾疑。到

底爾爲何事乃痛仇我家此必非無因至此不爾汝亦何至殘忍如是余言時甚和婉覺前此之仇都已冰釋殆上帝遺余爲殺人伍伯屠此惡人者又念其人已爲吾之罪人生死之遲速悉係之我而若望此時亦猶公堂對簿一一吐實且言吾前此與爾母有婚姻之圖嗣以吾所爲不肖因有他志後見爾父乃舍我而遷其愛我復仇心切遂發爾父在逃之罪於神甫爾母又以資救之同歸英倫吾恨填心時欲圖之顧不得間隙事逾二十年倅至英倫又債得爾家去鴉墨司未遠乃欲一面爾母吐其積晦尙無剝人之心殆見面與謀二策其一請從余歸又一則殺之母赦爾母力拒不從吾遂盡之彼先尙避吾刃告吾曰汝少須之今日爾縱我逃汝刃者後此吾有親屬之人以刃向汝汝亦可免若今日以刀逼我登諸天堂異日亦必有人以刀促汝下於地獄汝將來死所半雪半火半嶄嶄之石也余卽曰非此地耶若望四顧言曰良是良是余曰更言之若望欲言不言然不能敵余之氣燄復坌息言曰後此自念不殺爾母吾安得逃因而殺之遂上馬狂奔自是以來吾日日憶此死人言

語料必有人趣我下獄余曰獄固在此火山之坎是也若望曰吾已俯視得之余曰爾身體在是爾靈魂尙別有部署否若望若癡若迷亦答曰然余曰更言之若望曰吾逃後之第一程卽見汝聞汝爲爾母之子吾防有今日故圖殺汝余曰殺爾之期不旣到耶若望此時如鸚鵡受人口授亦曰到矣後來吾逃至西班牙思欲斥去此事勿懷而卒不能斥一日余在色微而路上見汝余以爲非汝也然心中甚懼又謀逃越顧欲行之頃爾又遇我於水步上此時余正與一女人爲別余曰此女非伊撒貝拉乎余後此亦與之爲別臨命之言汝亦旣聞之今彼人及其乳子方待爾於冥冥之中若望聞言而顫又曰吾在海上不期而又見汝當時未卽殺汝者以爲汝必死於黑奴瘧藪之中意如是者人將不以余爲毒迨汝遇瘧弗死入海亦弗死然吾固以爲死也旣至安滑克卽又相遇遇時幾喪吾命尋得報仇之期以非刑加汝甚欲以明日侵晨畢汝命顧汝乃前一夕逃後此余去來西班牙墨西哥之間凡所經行維防遇汝寸心未嘗一日得甯至從地亞時至倭土米方知汝爲酋長其餘情事

汝皆知之吾尙何言余曰爾仇我何爲殺吾子若望曰爾子非爾母血脈耶且吾擔憂累年詎得無須斯藉手天下欲殺人父必先殺其子留仇自戕於事無當余曰旣如此者爾我今日比劍矣余觀汝死於刃下較死火山爲適若望曰吾運已盡無可挽轉必不能勝汝余曰此何恤耶挺劍直趣若望若望不應驟退二目直視余如鼠之避蛇余近火山之旁微下矚火山之中石巉巉作赤色烈燄飛冒焦臭不可近自念此眞若望地獄之門矣余對若望微笑以刀下指此時若望求余勿殺嗚聲甚哀面色之慘慄不復類人余執刀言曰時至矣汝胡弗行余見若望顏色頓異如中風魔忽爾麾刃四舞亦不向余勢似遇鬼以刀鋒向空而刺似力抵其仇且詈且抵直退臨火山之坎幾墜者凡二次如受重傷欲仰跌者忽大叫揚其兩手直入火山坎中余不敢視甚念此人與何人爲敵乃若受傷下墜者

第三十八章

此時余與吾老父誓言踐矣雖此賊之死不齒吾刃實目擊其死狀焉至今思之尙

恨恨。何爲當日不加之以刀。若遵宗教之言。則人以不報仇爲上烈。而我則不然。若斯人者。害我父母。幾死我於炮烙。又復手刃吾子。何爲不報。余歸後。本地牧師聞之。咸不謂然。後告之主教。主教曰。父母妻子。一身之仇。咸宜報。論斷至此。始定。今亦不叙其事矣。自若望墜落火山之後。余迤邐歸。然歸路實難於來路。來時報仇心切。精神振奮。脚力亦健。至仇已復。力盡意懶。覺巉巖攀確。一步數息。猶不能前。天下人每經極慘之事。心肝絕虛。幾在雪中失足者數。既而自念。大仇已復。克踐誓言。然因之耗損無數。第一原配不能成禮。第二以一生事業。拋撇野蠻之中。且遇無窮危險。既娶公主。節儀固可信。然乃崇祀妖神。殊可憫歎。卽託命之杉城。今亦淪於兵火。無家可歸。有同流勺。他事尙可容忍。惟此見殺之兒。特一身勞碌所餘身後之影。今亦見殺。如何能堪。人到中年。愛子之心良切。即此黑兒。讀書及教禮。均尊祖國。殊英人非土著也。矧身在異國。得此黑兒。有同良伴。今或以非災。或以瘟疫。或以瘡傷。都盡子然一身矣。夫人當少年時。爲情人所拋撇。以爲天下苦事。無過此矣。至於中年。痛哭

殤子較此乃爲尤烈。有人或言事逾時者悲懷或可減實則不然似此憂愁殊覺無門可以自脫惟有同蒞天堂始圖聚首思至此遂臥地而哭迨天旣傍晚始近故宮宮門外卽見地亞時及其同伴見余至均脫冠爲禮似矜憫者地亞時曰彼謀人之人死乎余無言點首自入寓處見倭土米倭土米方枯坐無語余注視間而倭土米似已覺吾意因曰吾已葬之矣吾意至欲君不之見見當心碎余曰余心固已碎矣倭土米曰此謀人之人死耶余曰死矣倭土米曰死何狀余一一告之倭土米曰在法宜手刃之此着君舊仇已報恨新仇未能復耳余曰手刃固佳惟彼死時作怒擊狀似與鬼鬪意是冥譴吾亦不更殺之矣倭土米曰是安足信若以我爲君者必寸磔之今海枯石爛尙復何言吾親愛之人已盡此心亦與之同死今君食矣余食已即睡。

黑暗中聞倭土米呼余醒曰君趣醒我尙有言余聞言似失常度乃大驚駭因曰汝在何所且言之倭土米曰吾睡不貼席已起坐於此君聽之前此十餘年君自土拔

司古同瓜迭馬克來朝。吾第一次見君時也是日在廣殿中。情狀尙厯厯如繪。吾此日已思託身君子。余愕然曰。倭土米何爲言此。倭土米曰。今夜閒中。故偶叙及君。此時不能拓一句鐘之晷刻。聽吾矧吾與君爲一世夫婦耶。君尙憶爲大神時我曾侍君。君以語拒我。言海外尙有聘妻耶。吾以君正直不欺。因而愈愛。遂雙棲雙宿。至於此時。君之不能棄吾者。正以吾不恤。強死以力衛君。因而致君之憫恤。然誠知君良非真心。一意尙屬麗榴。惟吾私意。暱君姑自慰藉。以淹時日。且吾當日風儀尙美。足以動君。因之暱我。弗舍。又吾時時以性命護君。遂足牢籠。君心亦足。動君之感激。至於今日。甚恨透而之兵。不遲至半句鐘。登諸臺上。使吾夫婦同歸於盡。較爲了徹。乃君心在患難之中。則戀我。一至脫死歸宮。則又中變。幸爲國威。要脅故力。舍舊盟。以就新歡。尙與吾立誓。弗欺。今日誓言。尙足自保。惟君娶我後。尙未知我心。尙堅信吾之宗教。其虛與君委蛇十餘年者。均吾之作用。君不知耳。十餘年中恩誼至篤。生子至多。細審君心。殊未必過愛其母。亦特自愛其骨肉。迨君見吾殺人之一日。君愛即

已中斷斥吾爲野人當日尙有一兒爲我二人蒙絡之具今旣遇害遂無引接之人則吾此時特奇零耳何復顧惜而不死余曰止矣倭土米曰更聽吾言吾之爲候蓋至短也方君斥我不令呼君爲夫時吾知彼此恩意已絕故吾亦遵君之言與君疏遠君勿謂吾死以後即亦灰心於世而實不然男子中年事業正未可量尙可出此國都往尋故劍彼忍死待君十餘年矣迴思亡國公主舊情特於君腦中作小小記念而已或憶及殤兒並以及吾外此則有同煙銷何復留影且君今斥我我亦斥君吾決不信君宗教矣宗教旣已不同則昇天亦異恐後此都無相見之期惟生前待君尙有恩意君或以此見哀而憶我耳尤須念我爲君諸子之母鞠育甚勤且彼與君同教必有見期所難堪者我也方君立誓時言惟死始有分袂之期今吾不且歸面吾先靈耶分袂決矣幸君歸朝時勿以新人之戀忘我故人尤不當於新人之前追述我事以增其妬今別矣願君長壽倭土米言次漸漸迷惘不可辨余大驚怖然天方微明窗眼射光及倭土米面上已慘白非人二手下垂以首仰於榻背余立起

視之已冷無人氣氣息亦斷余與之親吻亦不能答嗟夫吾倭土米死矣彼服其土產之毒藥藥性溫婉不烈死亦無苦而腦筋亦不遽亂故言之厯厯惟其死之不易故能懇懇與余述離恨余此時欲哭亦復無淚蓋吾年來痛苦之事靡日不嘗幾以憂危爲恒狀卽欲哭亦不得淚惟對戶悲慘而愛情從中勃發較之生前尤親猶記彼身列天潢無端加罪人以青眼至於祭臺烈日赤身同命其後貴塔滑欲置我重典至冒死與皇帝抗尙想圍城垂陷之時啟竈視殤兒此時悲慘蓋萬狀矣於是舉前此恩愛厯厯如夜潮怒生奔湊予心顧彼言我心戀麗榴此亦實語惟云專屬麗榴與渠一無情愫則未免枉我以吾此時心迹恨未能剖心視之以狀彼謂我見彼殺人後恩情遂斷此亦近理之言余初不解何以自此宵以來乃快快不適顧亦可量其心彼自少見其國教如是習染古風良非已心出於殘暴況忠心事我我安能以此十餘年深情俱付流水若云宗教不同死後不能聚首以余思之天主慈悲之心不爲分畛域大抵百年之後尙足綰我同心之結余歎息將啟關以人來助窀穸之

事既起立見枕上寘金圈一則瓜迭馬克贈我我轉授公主者赫然在吾枕邊其上尚有一縷青絲之髮此二物余蓋用之以爲百年後殉物也

余奉公主之戶葬彼祖塋及舊子之塚旁二月後地亞時歸墨西哥余亦隨行一出山峽迴顧杉城猶憶居此十數年所親之骨悉在於此矣屹立半日似中癟狀地亞時拊吾背曰伙伴今剩汝一人矣後將如何余曰死耳地亞時曰君不過四十中人今吾五十有餘尙不言死汝奈何作此言君英倫中尙有人乎余曰有之地亞時曰我當送君至西班牙旣至更以舟往不可耶余曰容再謀之旣至墨西哥風物頓殊經可太時一一改作祭臺之上今已成禮堂然較前此更有規模而自傷心人眼中觀之却動無窮感慨不特陵谷變遷卽論人民前此自由今奴隸矣旣至地亞時爲余拓一下席之地西班牙人憐余遭際亦不究我前眚余居城中十日每經行至第一次見倭土米壞殿之基獨自欷歔憑弔宮觀全非惟有數章大樹而已至第八日有土人告我言有舊人欲面余卽隨行自念此地安有故人戀我迨至則入一石屋

中余坐候忽聞有至稔之音語余曰透而無恙乎余愕然則一婦人作西班牙裝風貌尙存而殷憂中之頗形憔悴謂余曰透而尙憶得馬林娜耶吾幾不識君蓋君我均憂患餘生矣余聞言立起執其手而親以吻因曰大帥可太時安往馬林娜聞言欲顫久乃曰可太時已赴西班牙待罪今室中亦另有人彼將我贈與部曲多年矣其人娶我蓋戀戀吾資即可太時資贈吾嫁亦不薄語已而哭尙言他事無數余亦不筆之書總而言之興國用降人功成即斥天下之常理也胡計其傷心與否聞馬林娜言與可太時離異時力詈其後來必無善果而其言亦至可悲余此時與馬林娜傾談至二句鐘之久彼言既竟余亦自述己事馬林娜亦爲余哭臨別時饋余以金余此時窮極亦覲顏受之嗟夫馬林娜收場如是足爲賣國者寒心也究之余心殊念念不置迴念倭土米當日凌折萬端彼仍蒙恥爲畫救我之謀其人雖負國而實未嘗負余但計私恩亦自可取

第三十九章

見馬林娜之明日。地亞時告余。將有商船赴加迭時。若行者可與同行。余沈思久之。始決。夜中與地亞時別。其人雖西班牙人。然佳士也。遂及商人數輩出城。行七日至於海口。余以書上船主。船主亦悅而納余。三日後。舟發。余立舷上。望安滑克故京漸漸不見。但一見倭里撒巴火山上煙燄突突而已。此遭殆與墨京永訣矣。舟行大洋。風浪平貼。十日至加迭時。居其地二日。適有巨舶赴倫敦。余資盡。乃摘金圈上小寶石。售人得重價。遂易盛服。而囊底尚有餘資。居英艦中。衆均以余爲西班牙人。余默然聽人褒貶。且刺取二十年家鄉消息。迨既至倫敦。爲時則六月十二日。旣入逆旅。遂閉門長跪謝天。自念此行刀兵水火。瘟疫及獸吻刑餘。一周歷。顧以血肉之體。何以週嘗而倖存至此。遂在倫敦購馬一匹。騎向鴉墨司歸迭青罕路中。尙遇一險。則爲余所不及料者。時道中有剪徑人。自草間發槍彈。穿吾高簷之冠。冠爲落盜。見一擊不中。亦逃。余大駭。以爲經百險不死。今若死於盜。詎非天意。此一日中道行。明日七點鐘已及。余瀕行。流盼景物之地。凡本苟鎮及惠扶尼河。均已在目。風物山。

川如故。獨余年光逝矣。下馬臨一清池。自照顏色。覺與二十年前青春時候判若兩人。目眶既陷。兩顴瘦損。鬚髮均斑。因念更履鄉園。猶有故人識我耶。且此二十年中。時事變遷。不知幾許。自當日船主授我以家書後。遂沈沈不得音耗。老父長兄如何。情狀麗榴嫁耶。死耶。亦復未卜。躊躇久。復上馬行。行十分鐘。將欲兜馬轉一斜徑。忽見一小茅廬。一人立對斜陽。無語。則別妻也。年事亦多。櫨樓不可以狀。余一見故人。如獲異寶。卽行力抱其腰。行禮。彼初不知余。乞錢不已。余指余家語之曰。溫非而家在此乎。別妻曰。爾問誰耶。得母老溫非而乎。彼歿已二十年。吾尙助之治壙耳。彼大兒亦語至此止。余大驚問曰。何事。別妻曰。亦逝世十餘年矣。彼小子聞在海中死。其人孝子。以復仇故。冒險而行。因述余往事告余。余出銀餅一予之。復上馬。自念家人皆盡。麗榴亦必無全地。即使未死。聞余海死。亦將嫁人。似此等人物。世安無愛彼之人。又安能堅守前盟。忍百死以待我。已而至家。見門內似有居人。煙筩上尙突突。見煙火雙扉深閉。似深黑不復啟關者。余念前扉嚴鑰。後戶或開。然亦嚴扃。余繫馬樹

陰。四覓鄉人問訊。心中忘。自念從百死中生歸。若無一親人。將何能耐。此時求天不已。果麗榴死者。余亦誓與同歸。久之仍不見人。計此屋屬我。今且扣扉問之。時夜鶯之聲。四徹迴念。當時難中作夢。景狀適肖。此時野花香氣撲人。亦適類夢中所見。忽聞有人在村外作歌。情景與夢中尤類。余大感動。深究詳審。以爲此次必非夢矣。月光中見一女人。白衣以首仰空觀。蝙蝠來去月影中。正麗榴也。芳時已去。而閨範猶存。惟神情間似有傷感之狀。余見之大悲。幾欲立僵於地。不禁陡發悲聲。麗榴聞聲。歌立止。見有人亦立反步。既似疑。余爲何人。乃怪聲動於月下。因近余視。狀口中似云是何人。其約翰耶。余聞聲知其果麗榴也。然聞約翰二字。疑爲新嫁之夫。不爾。呼之何爲。親切如是。然余辛苦還鄉。若晤面復縱之去。甯非徒勞。於是決計不告。以眞姓。迨探得實狀。始吐吾實。乃趨近樹影之下。隱其面目。用西班牙人禮。且僞爲西班牙人學英語之音。問麗榴曰。馬丹。請問當時有閨秀曰。麗榴蒲咤者。今安在。麗榴曰。此卽吾名客。問何爲。余大顛。因強制之。復問曰。馬丹。今日尙仍此姓否。

以
當
改
嫁
姓
夫

麗榴曰吾未嫁人故仍父姓余此時喜極覺天地皆旋轉不定然仍不言真姓試吾妻之心尙念吾否因曰姑娘我西班牙人也從可太時軍此事諒姑娘或亦聞之矣麗榴點首余曰軍隊中有良友土人名之曰透爾此人二年前已死死時告我尙有他名麗榴似疑爲余名卽以眼注地曰是人果何名余曰湯麥司溫非而也麗榴大哭以手憑闌幾欲僵仆哭曰吾以爲十八年前海死矣乃近年始死耶余曰十八年前舟破得援至墨西哥其地尊之爲神以帝女尙之語至此止麗榴大震因曰更言之余曰吾友以尙主故乃助土人力戰至有膽力迨城破只剩一子亦死公主亦自裁吾友乃見俘而死麗榴作乾笑狀曰傷哉然雖笑而淚流被頰矣余曰傷心固然茲事尙未畢彼臨死時尙與英國閨秀名曰止麗榴曰此名吾知之君且直言余曰吾友雖尙彼中公主夫婦敦睦至不惜性命拯之百死之中然吾友之心日戀女郎外此尙有所求也麗榴曰遺言何謂求者又何事也余曰彼遺言云愛此女郎

與當日定約時未有渝背所求者卽赦彼在樹陰立誓持之不終麗榴沈吟曰先生何由知吾事之詳余曰此均吾友遺言耳麗榴曰然則二君交情固先生之記性佳也余曰吾友臨終時言來生誓必與女郎同住並欲求女郎面允所愛如何肯見赦否對鄙人言即如對死者言也麗榴曰我卽赦彼安能及彼死人詎陳死之人尙有聰明能聽矚乎余曰此事吾烏知特爲人傳語耳麗榴曰吾聞汝言何由憑信以吾決之湯麥司固於前十八年海死矣今爾所言尙主事事太荒唐近於小說且爾果爲是人之友安無憑證者余曰有之惟夜中如何辨認麗榴曰請先生入室就燈檢視遂至後戶叩戶呼曰約翰啟關爲一老司閻吾父舊僕也麗榴入後戶澆花圃以鑰啓屋扉招余入戶然余行時門徑至稔凡遇階除咸能知其級數旣入客堂蠱弗動時室中尙黑無燈麗榴見余入亦隨入燃其燈余此時仍背燈影立麗榴曰取信物余乃以其戒指示之麗榴踞榻視此戒指方彼詳視戒指時余細審其容光尙美麗特爲殷憂所中少露戚容耳以年計之已三十有八彼矯爲鎮靜而氣蓄縮不甯

胸前高下似爲氣所壅滯者顧余曰信物尙真惟較前小耳此物本爲吾母遺物吾少時與一男子定情用此爲婚券似先生之言果無誤殊令我傷心不置也顧吾獨居未能留先生信宿請以老蒼頭送君至吾弟許去此不過一英里之遙俄頃至矣然此路想先生亦曾識之先生至弟家時君友之妹馬利亞蒲垞亦必喜晤君子探彼兄消息余點首致意曰女郎試言能赦吾良友及心中尙憐念其人否乞見告麗榴曰此孺子之言也其人旣死當嚮何處報命余曰死友之言安可負麗榴曰戒指之上尙有何語余隨口答之旣而大悔不應衝口而出麗榴乃曰先生知此中字是必御此極久矣然吾實告先生吾雖與是人別心恒念念其人故至今不嫁爲渠守義惟彼人公然背我前約娶蠻妃爲之生子果如是者託君告死友彼旣背前言我今亦將寒其盟語至此擲戒指於地余聞言心跳不已知大事去矣因深悔出口之太易易此時焦灼已極殊不能堪因竊拾戒指加之指上臨行仍迴顧麗榴似欲自明更思語之以死尙不生憐卽誠語之亦何濟自念此公案結矣剛欲出門麗榴忽

語。余曰湯麥司勿行。請以君所遺之重資去。余大駭。麗榴忽亭出曰汝愚極矣。此來乃試我耶。我今告汝。汝初來時。道吾情事至悉。吾已疑之。繼而入室。如履故闈。天下生客臨門。安有此者。繼復誦吾戒指中銘詞。脫口而出。且汝貌雖易。而聲固如舊。奈何以此愚我。汝聽之。汝友背誓。吾已赦之矣。其人尙篤實。不以所行之事欺我。雖然流落異國。身不自由。何能責以故約。惟其人愛我之心。尙誠。故吾亦愛之。語已大哭。余亦與相抱同哭。默然久之。余與麗榴接吻時。又自念幸未爲倭土米所見。

第四十章

今余亦更無他語矣。刻年已耄。手木強亦不能書。去年冬寒。余指僵幾輟業。今尙有數言。宜補叙者。當日余卽同麗榴並坐於此。著書之窗間。以百死中還故鄉。遇骨肉樂極。然百感亦於是爭集。二人同跪於地。謝天帝乃留余性命。得有聚首之期。方起時。有人排闥入。前行一婦人。甚豐碩。其後隨一男子。及二孺子。一男。一女。蓋吾女弟。及其婿。此二孺子。二離甥也。男曰羅極。女曰迦茵。蓋麗榴早知余歸。以約翰促二人。

來耳。然尙不云爲余。但言其人爲爾。宜見之人。故匆匆蓄疑而至來時。尙不相識。癡立無言。余曰。馬利亞妹不識老兄耶。馬利亞知爲余。走而抱余大哭。余妹壻不知所爲。但言奇極。而二孺子瞪目不審。其母何以如此。皆無言。余見迦茵。因念吾出門時。馬利亞之高適。如是今其女長大。如其母矣。因謂之曰。汝知吾爲爾阿舅乎。於是令人取馬入。家人同飯。食已。細詢別後情況。知余貲已歸英倫。得麗榴部署乃大進。又用度至清儉。以爲財非吾有。故不敢浪擲。及聞吾死耗。麗榴乃分其一授吾妹。吾妹得之。亦以購地立產。余聞言。卽告吾妹曰。此一分。今永屬吾妹矣。余妹婿聞之。大悅。家人乃爭告余以老父感疾逝。又告余以蒲垞得巨貲。亦不趣嫁麗榴。又言伯兄以不得麗榴。悉蕩其產。三十一年卽夭。麗榴亦告余以其父與人力爭。不勝。鬱鬱死。麗榴之弟乃娶吾妹。麗榴遂以錢贖歸余故宅。移居於此。且言守此空屋者。殆爲吾產。不爾。羈面爲女冠矣。蓋訛傳君死。吾何生爲。縱乞婚者至多。吾均閉拒弗納。其餘零星之語至多。余書亦不能罄述。家事既已。遂叩余以客中事。余依麗榴坐。一一傾吐。

無遺。至於畫眉之聲。接於夜鳥情話。尙未罷。只能歸寢。而餘波尙滾滾也。明日余乃出刀及金圈。示家人。復一一述其復仇之狀。語至若望復仇公主同命咸大駭愕。至於伊撒貝拉之死。殤子之亡。又咸大哭。此外尙有私語。不能語之衆中。至與麗榴語時。一言不欺。且叙與倭土米定情時天人交戰之狀。厯舉不諱。麗榴聞言大感甚。以余爲忠篤。且云。以理言之。終竟女子之心堅凝。不類男子。實則人之秉賦各有不同。吾亦不怪君薄矧君此時若不如約命。且不保安有今日。究竟其人薄命國破家亡。身世亦殊可憐也。

余回家消息傳徧。國人爭集問訊。至於遠道不相識者亦來。余至於厭倦不已。方余行後。余國教已改爲改正教。羅馬教皇之權亦旁落。蓋余知天主教之不善。疾首痛心。今得正教。爲樂已極。乃先居吾妹家數日。一日自赴吾父母墳前。長跪覆命。言大仇已復。敬報父母。此時私祝如揭胸中巨塊。置之墳次。迨旣出禮拜堂。義園已見麗榴立俟。余曰。麗榴我固失信。不審汝肯與吾成禮否。麗榴頰其兩頰曰。吾不嘗許君。

耶。宗旨。何能。中變。此二十年中。雖未成嘉禮。吾固以君婦自待。余曰。吾抱慚極矣。旣蒙金諾。禮在何時。少年已逝。安可更負韶光。麗榴曰。從湯麥司令。以何時者。吾遵之。以行於是一禮拜內嘉禮遂成。

余述身世。至此備矣。天主於吾壯年。坐命宮以磨蝎。洎及中年。乃得假餘息。以享茲清福。今又數十年矣。成親時。手種之樹。已亭亭如蓋矣。其在惠扶尼河邊。幽靜之地。獨自盤旋。人鳥知我。感懷傷逝之深。不能逢人而憇。但見老人白髮被頬。以爲矍鑠類地仙也。且余老夫婦。情極纏綿。復自念甯少年多經患難。至老嘔喻。較無難無災者。尤爲消受。惟其中麗榴一子。亦殤不無介介耳。其餘亦無他牽絆。迨時至先我而行。余經營其喪。亦大悲戚。顧亦不如少年喪偶之慟。且相見之期。亦邇。年紀已屆。閱歷旣多。安有怖死之態。想靈魂一蒞天堂。尚享久居之樂。余湯麥司溫。非而歷舉吾靈魂。及諸所愛之人。請全授之。無所不能之大主宰。吾亦不更他慮矣。

法彩陳林初圖書

吳季子火山報仇錄 卷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3302B

一百四十九

上海图书馆

商務印書館

綢面
四元

中國名勝

布面
三元

本館前出中國風景畫一冊。頗承海內稱美備。凡吾國各省名勝。莫不廣為收集。擇其尤者。用銅版精印。布面金字。下兼注英。文華英合璧。尤為中外美術家之所歡迎。

一元
一冊

海上風景

玻璃
版印

此圖經本館影製成玻璃版。精印成冊。海各名勝攝派員親向上對照。深淺濃淡毫髮無遺。色彩試與真景色版。尤為精首頁冠以三版。出版以來。購者紛集。羣稱為本館印刷之特色。足與東西洋媲美。以視常用之石印及銅版。必先觀為快。別美術家當真有天淵之別。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譯述者 仁閩侯
魏林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易紓

總發行所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 海 楠 蘭 街 中 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谿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南京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湖州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小本小說

小人影	三人影	三人影	三人影
華生包探案	一冊一角半	一冊一角半	一冊一角半
希臘興亡記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鴛盟離合記	二冊二角	二冊二角	二冊二角
天際落花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史二冊四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俠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血泊鴛鴦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盜窟奇緣	二冊二角	二冊二角	二冊二角
雙喬記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碎琴	樓二冊	三角半	言情	小說
空谷佳人	一冊一角	一角半	哀情	小說
金絲髮	一冊一角	一角	哀情	小說
技擊餘聞	一冊一角	一角	哀情	小說
車中語	一冊一角	一角	筆記	小說
時諧	二冊三角	一角	短篇	小說
外交祕事	一冊一角	一角	政事	小說
飛將軍	一冊三角	一角	理想	小說
新飛艇	二冊二角	一角	科學	小說
荒唐言	一冊一角	一角	怪神	小說